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幼年時

(下)

高爾基
陳小航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幼 年 時 代

(下)

高 爾 基 著
陳 小 航 譯

滬 經 世 名 著

幼 年 時 代

三 冊

My Childhoo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簡編印行

原 著 者

Maxim Gorky

譯 述 者

陳 小 航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第十一章

這件偶然事故之後，母親忽然確定了她的地位，不久就成了這家的主婦，而祖父，漸漸安詳而有思慮，卻成了一個不管事的人。

他很少出門，終日坐在頂樓上祕密讀一本叫作『我父親的著作』的書。他保存這書在一隻有鎖的箱子裏，有一天，我還看見他在取出那書以前去洗手。那是一本肥短的厚書，裹在紅皮裏面；在深藍色的首頁上赫然地標着別種顏色的題詞：『以感謝與虔誠的紀念，致獻於高貴底伐西里加斯梅林。』下面寫的是幾個陌生的姓名，卷首插畫是一隻飛鳥。

祖父常帶上他底銀邊眼鏡，鄭重地翻開那厚書，注意地看着，因為維持眼鏡的正確角度，鼻子老是一上一下地在動。

我問了他好幾回他讀的是一本什麼書，可是他儘是用嚴重底口氣說：

『不有什麼……等一會，我死了就交給你。你也離開我底皮衣吧。』

他開始更爲溫和地對母親說話，可是不常如此；他傾聽她底話，眼睛像彼得叔叔底一樣閃灼着，他推開她，咕嚕着：

「這夠了。隨你底便……」

在他的那個箱子裏，放着許多奇異底衣服——絲織底裙，繡花底緞短衫，無袖底綢袍，鑲銀的衣和縫上珠寶的頭帶，顏色鮮豔的手巾，和各種寶石的項鍊。他喘着把這些東西拿到母親底房裏，放在那些椅上和桌上——衣服是母親所喜歡的——他對她說：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衣服比現在的更美麗更值錢。衣服越值錢，人們就更容易聚攏來。但是這種時候已經過去，叫不回來了……好，你是正當時呢，拿去，你自己穿吧。」

有一天，母親去他房裏待了一會，出來的時候，穿着一件黑藍底無袖袍子，滾着金邊，還有一個珍珠頭帶；而且向祖父恭敬地鞠躬，問：

「那末，我底天父，你看着合式麼？」

祖父咕嚕了些什麼，抱着手在她周圍得意地踱來踱去，又含糊地說，好像他在說夢話似的：

「呢伐利亞倘若你有許多錢最上等的人們就會來圍繞你了……」

母親現在住在前面的兩間房裏，有許多訪客，而最常來的是馬克西摩夫兩兄弟；彼特，一個長得漂亮底官員，有一部大而亮底鬍子，藍眼睛——正是我吐口水在老紳士底頭上的時候，他看着祖父打我的那一位和歐金，也是一個高瘦的漢子，臉是蒼白底，翹着小鬍子。他底大眼睛像梅子一樣，他穿着金鈕扣的綠上衣，窄底肩上有金字。他常輕輕地搖着頭，長而有波紋的頭髮從高而光滑底前額上往後垂着，而且和平地微笑；每當他用那沙聲說故事的時候，總是用這幾個諂媚底字開頭：

「我可以告訴你我覺得是怎樣的麼？」

母親常常瞬了眼睛聽他講，而且屢屢笑着插說：

「你是一個小囡，歐金——恕我這樣說！」

那官員用闊掌拍着膝頭叫了：

「一個奇異的小囡！」

耶穌聖誕節在喧擾底熱鬧中過去了，差不多每晚都有打扮得齊整的一些人來訪母親；或者她穿着華美底衣服——比他們任何人的都更好——和她的來客一起出去了。

每次，他離了這家，欣然和那些盛裝底訪客出遊的時候，這家宅似乎沉沒在地裏，可怕底寂靜似乎爬在每個角落裏。祖母像一隻老鵝一樣在屋裏躑躅着，收拾各樣東西。祖父背對煖爐站着，在和自己談話。

「好……就這麼……很好……我們得看一看，看是什麼人家……」

聖誕節過後，母親送賽式加馬克叔底兒子，和我去上學。賽式加底父親又已結婚，那繼母自始就不喜歡這繼子，並且曾經打過他；因為祖母底請求，祖父把賽式加領到他底屋裏來住。我們上了一個月的學，而且據我所記得的，總計我所學得的是：問我「你姓什麼？」的時候，我不可單說「巴斯可夫」，而應該說「我姓巴斯可夫」。還有，我也不能對先生說：「你不用呵我，好家伙，我不怕你！」

當初我不愛學校，而我底表兄卻很高興，並且容易地交結了些朋友；但是有一次正在授課

的時候他睡着了忽然在夢中叫起來

「我——不——」

他驚醒了，突然跑出課堂去。因此全都無情地譏笑他；第二天，我們又到學校去，經過生弗廣場的時候，他不走了，說：

「你走吧……我不來了……我要閒狂去了。」

我蹲了下去，隨便就把他底一捲書埋在那裏，走了。這是一個清明底春日，銀色的陽光晒滿我的周圍。我很豔羨這表兄的逍遙，可是我還是耐心勉強到學校去。我不願煩惱我底母親。賽式加埋了的書自然是沒有的了，於是他有了第二天不去上學的充足理由；可是到第三天他的行動引起祖父底注意了。我倆被叫去審判；在廚房裏，祖父，祖母和母親坐在桌前盤問我們——我永忘不了賽式加對祖父的問話的何等可笑底答覆。

「爲什麼不到學校去？」

「我忘了牠在什麼地方。」

「忘了？」

「是的。我看了又看——」

「可是你是和里克先去起的；他記得牠在什麼地方。」

「我失落了他。」

「失落了——里克先？」

「是的。」

「這是怎麼的？」

賽式加想了一想，吸了一口氣說：

「來了一陣雪風，什麼都看不見了。」

他全都笑了——空氣開始緩和了；甚至於賽式加也小心地微笑。但是祖父露出牙齒，兇很

地說：

「但是你可以抓住他底手或皮帶，你不能嗎？」

「我已經抓住牠們，可是被風折散了。」賽式加解釋。

他悠悠地，喪氣地說着，我難受地聽着這不必要的笨話，又驚訝他底倔強。

我倆都挨打了。並且僱了從前的一個火夫，壞了一隻手的老人，送我們上學，監視賽式加不准離開上學的路。但是這是無用的。第二天，我表兄纔一到石子路，他忽然停住了，脫下一隻長靴拋在遠處；又脫下一隻來拋在對方，他單穿着襪子跑過廣場。這老人着急了，拾起靴子，惶恐地帶我回家去。

那一天，祖父，祖母和母親到處找這亡命者，在傍晚纔發現他在雪可夫底啤酒店裏，那裏有跳舞。他們帶他回家，並且確乎沒有打這頑梗不化底寂寞少年；可是我倆同在樓上睡在牀上的時候，他舉起腿來，用腳掌去搓頂棚，從容地說：

「我底繼母不親我，我父親也不。祖父也不愛我。我爲什麼要和他們一起住呢？我要請祖母告訴我強盜住在什麼地方，我要跑去找他們……那時你們纔知道，你們全都……爲什麼我倆不同去呢？」

我不能同他去，因為這幾日我有一件事要作——我決心要作一個有大而亮底鬍子的官員，因此求學是必要的。我把底計畫告訴表兄，他想了一想，頗表同意。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你作官的時候我已經成了賊頭了，你來捕我，我倆不是你殺我，就是我殺你，不然就關起來。可是我不殺你。」

「我也不殺你。」

在這一點上我們是相同的。

一會，祖母進來了，爬到爐子面前，仰視着我們，說：

「好，小耗子們？[？]！可憐底孤兒們！可憐底小東西！」

可憐了我們之後，她開始罵賽加式的繼母——肥胖底納提搭孀母，旅店主的女兒，進而罵到一般的繼母，因而告訴我們聰明底隱士愛阿那的故事，以及當他還年輕的時候，他和他底繼母怎樣受了上帝的裁判。他底父親是白湖的一個漁夫：

「由於他底年輕底妻他底滅亡是造成了，

她送一杯催眠草作的水給他

她放他睡在橡樹的小舟裏，

陰暗不過像墳墓，

用力搖起楓樹漿。

在那黑暗底湖中心

她早已掘了一個洞，

要想掩藏惡毒事。

她努力把舟兒兩邊擺，

小船於是翻了身——這惡毒底新娘！

她底丈夫深深沉沒在水裏了。

這女巫急忙泅泳到岸上

跳在地上放悲聲，

第十一章

婦女原來容易哭。

好人們全都信了她底話，

哀憐這無依底婦人，

並且傷心地說：

「唉！你爲妻的命運真太短！

爲妻的悲哀會毀了你；

可是生命是上帝的事。

他要送死來就活不成。」

唯有繼子愛阿那很嚴正，

不信她底眼中淚。

他放他底小手上

毫不猶疑開口說：

「唉！命定底羅網！」

「唉！精靈底夜鷹，天生底騙子！」

「你底眼淚我不信！」

「你覺得的是歡樂不是痛苦。」

「可是我們請求我們底上帝，

憑天上聖徒的保佑，

我要負責來證明。」

「請那一位拿出一把小刀，

把牠拋到九霄雲；

若是你無罪，

這刀就飛向我。」

「若是我不錯，

第十一章

你就該死。」

.....

那繼母變出兇相看着他，

跳起腳來

眼裏閃着憤恨底光芒。

她爲對付繼子的攻讦

她底言語真不少。

「唉！沒良心的畜生！

廢物！——只合拋在垃圾堆！

依你這發明，會有什麼效果？

你答不出來吧！」

好人們一言不發旁觀着；

他們都怕這黑暗底事情

他們默然含悲地站着；

然後他們之中起了爭論，

一個年老嚴肅底漁夫

鞠躬，上前來說道：

「好人們，給我右手一把鋼刀，

我要把牠高高拋上去，

你們看着究竟落在誰身上。」

他們答應給他一把刀。

這鋒利底刀直拋到他底灰頭之上的天空。

好像一隻鳥在空中飛行；

他們惘然在等牠的下落，

可是刀光直是往上昇。

他們全都脫了帽，

擠在一處默然站着；

呀，夜似乎在播種了；

可是小刀還不落。

紅寶石底曙光從湖上起，

那繼母得意地微笑着。

小刀像燕一般突然落下地

一直釘入她底心。

人們全都下跪了。

讚嘆萬物之主的神：

「啊上帝您是正直底」

愛阿那，這漁人，從此作了隱士。

在一個從克諦加城望不見的洞裏，

遼遠的光亮底加讓沙河邊。」（註）

〔註〕一八九〇年，我在唐博省的可林潘那夫加村，聽到這神話的另一篇謠曲，卻說這小刀是殺死了誹謗繼母的繼子。

第二天，我醒來全身是紅點，這是出天花的開始。

他們放我在後頂樓上，我在那裏長久地躺着，眼睛是瞎底，手脚被網綁着，生活在各種可怕底惡夢中，其中一個幾乎害死了我。除了祖母而外，沒有一個人來接近我，她用羹匙像喂嬰孩一樣喂我，講故事給我，從她底無限底寶藏裏隨時都能給我一個新故事。

有一晚上，我已漸漸復原了，脚是解放了，只有手還網着，因為怕我抓臉；祖母不知爲了什麼，沒有照平常底時間來看我，我很吃驚；卻忽然看見她。她躺在門外的灰地板上，臉向下，手張開着，

她底頸子給人鋸開了一半，像彼得叔叔底一樣；有一隻圓睜着綠眼睛的大貓正在從昏暗底一角裏慢慢地走向她來。我從牀上跳起來，我底臂和肩碰擊在窗架上，並且跳下來跌在院子裏的一堆雪上。這事發生於母親有許多訪客的晚間，所以沒人聽見玻璃的崩碎，或者窗架的破壞，我一直雪上躺了好些時。我沒有跌破了骨頭，可是肩骨脫臼了，碎玻璃很厲害地割傷了我，我底腿失了作用，有三個月我完全躺着不能動。我靜靜地躺着，聽着，想着，這家宅變得何等喧鬧，關門下樓的次數怎麼這樣多，似乎有許多來來去去的。

猛烈底雪風從屋頂上掃過；風的來去都在門外呼嗎着，在煙囪下唱着輓歌，使風闌門叮噹的響；在白天白嘴鴉呱呱地叫，夜裏狼的啞啞底哼呼傳到我底耳裏——我底心在這些音樂的影響之下發育起來。後來，含羞底春以三月太陽的明眸窺看進窗裏來，當初是怯怯地，輕輕地，可是一天比一天勇敢，溫暖了。牝貓在樓上和屋上唱着叫着；春的繚繚響激了所有的牆壁——晶瑩底冰塊破了，半溶底雪落在檐下，喧嚷也沒有冬天那樣刺耳。當祖母走近我的時候，更常常帶着麥酒氣味，一天比一天強烈，以致於她帶一大個白茶壺藏在我牀下，瞥我一眼，說：

「不要說什麼給我們的那祖父，可以麼親愛的？」

「你爲什麼喝酒？」

「不要管！等你長大了你會知道。」

她在茶壺口上呷了一下，用袖子揩揩嘴，甜蜜地微笑着問我：

「好，我底小紳士，今晚你要我講什麼給你呢？」

「關於我父親的吧。」

「從什麼地方說起呢？」

我提了頭，她底話就流水一樣長久地淌下去了。

前些時有一天她來看我，曾經閒談到我父親，她感動地，悲哀地，喪氣地說：

「我夢見你父親，他好像從郊外走來，吹着胡嘯，後面跟着一隻拖着舌頭的花斑狗，因爲某

些理由，我開始常常夢見馬克生塞文台維奇……這必然是因爲他底靈魂不安定……」

連續着好幾夜她告訴我父親底歷史，和她所有的故事一樣有趣。

我父親是一個由兵積勞到官的軍人的兒子，這祖父因為虐待部下放流到西北利亞；在那裏——西北利亞的某地——產生了我父親。他的生活很不幸，早年就常從家裏逃出來。有一次祖父叫狗去樹林裏追縱他，好像他是個野兔似的；又有一次捉住了他，打得太凶，被鄰人把他帶去藏起來。

「他們常常打孩子麼？」我問，祖母沉靜地答說：

「常常地。」

我父親底母親死得早，而他纔有九歲的時候祖父也死了，一個作十字架的工匠撫養他，帶他到白木鎮的行裏，教他手藝，可是我父親又跑了，而以領導瞎子謀生活。他十六歲來到尼幾尼，在一個細木匠，可新汽船的承攬者那裏作工。在二十歲的時候，他是一個精巧底木匠，傢具商，裝飾家。他作工的工廠就在科伐里克街，和祖父家緊挨着。

「那圍牆不高，有些人是規矩的，」祖母說着，笑了。「有一天，伐利亞和我正在園裏摘莓子，有人從圍牆上過來了，就是你父親……我害怕，蠢極了地；但是他一直走進蘋果樹裏邊，一個漂

亮的青年穿着白襯衣，綠綵短褲，赤着腳，穿着頭長頭髮上束着皮帶，這就是他來求婚的時候，我問他：

「你爲什麼像這樣走來，青年人？」

「他跪下了。」阿康林娜他說，「伊凡諾夫娜……因爲我底全心在這裏……和伐利亞幫助我們，爲上帝底緣故！我們要結婚。」

「此刻我發呆了，我底舌頭不能說話。我看着，而你底母，這壞東西，藏在蘋果樹後面，臉全紅了——紅得像莓子一樣——在比手示給他；而她底眼裏滿是淚。」

「啊，你們流氓！我叫了。」你們是怎樣辦的？伐利亞，你有腦筋嗎？而你，青年人，」我說，「想想你是在作什麼！你要用強力達到你底目的嗎？」

「那時，祖父是富有底，因爲還沒有分給他底孩子們，他自己有四院房子，還有錢，而且他是有野心的；不久以前，他們曾經給他一頂鑲珠的帽和一套制服，因爲他不斷地作了九年的行會

首領——那些日子他正驕傲着呢。我對他們說了我份內應該說的話，但是我一直爲害怕發着抖，而且也爲他們覺得悲哀；他們倆都變成憂鬱底了。後來你父親說：

「我很知道伐西里伐西里奇不願把伐利亞給我，所以我要偷走她；不過你得幫助我。」

「所以我就幫助他們。我不能不笑他，但是他固執不變。『你可以用石頭打死我，不然就得幫助我，這在我全是一樣的——我是不退讓的，』他說。

「伐利亞走到他面前，放手在他底肩上，說：『我們談論結婚已經好久了——我們應該在五月內結婚。』」

「我大吃一驚！我底天呀！」

祖母開始笑了，全身都震搖着；她取出一撮鼻烟，揩乾了眼睛，舒服地笑着說：

「你還不能懂得那個……你不知道結婚的意義……可是你能夠知道這個——一個姑娘在未出嫁以前就生了孩子是一件可怕底災禍。記住這個，等你長大的時候，不可誘惑一個女

子到這地步；這在你是一樁大罪過——這女的被毀了小孩成了私生子留心不要忘了啊你應該對女人仁慈，爲她們本身的價值而愛她們，不是爲自己的縱慾。這是我告訴你的好話。」

她沉入了夢想，在椅上前後搖動着；搖了一會又說：

「那末，後來怎麼樣呢？我打馬克生的頭，拉住伐利亞底辮子；可是他很有理地說：「爭吵不會把事情弄好的。」她也說：「讓我們想一想什麼是我們首先應該作的，有什麼要爭論的後來再說。」

「「你有點錢吧？」我問他。

「「我有一點」他答，「可是我用牠買了一個戒指給伐利亞。」

「「你那時有多少呢。」

「「啊，」他說，「將近一百個盧布。」

「在那時候錢是不多而東西是貴的，我看着這一對——你底父親和母親——我自語說：「這孩子們……怎樣的年輕傻子呀！」

「我把戒指藏在地板下。」你母親說，「所以你看不見。我們可以賣了牠。」

「他們是這樣的孩子——他們倆！我們究竟討論了他們在一星期內結婚的方法，我承認去和教士交涉。但是我自己覺得很不舒服，我心裏忐忑着，因為我怕祖父；伐利亞也害怕，很痛苦。於是，我們全布置好了！

「但是你父親有一個敵人——一個工人，一個毒心底人，他早就猜想到這些事，留心着我們的行動。好，我用我所能得到的最好底東西打扮起我底唯一女兒，送她出門去，那裏已有一輛車在等着。她坐上車，馬克生吹噓着，他們走了。我流着淚回家去，正遇着那仇人，他自卑地說：

「我有一點好心，我也不干預命運的作爲；不過，阿康林娜伊文諾夫娜，你得給我五十個盧布爲保守祕密。」

「但是我沒有錢；我不愛錢，也不留心省錢，所以我傻子似的告訴他：

「我沒有錢，所以，我一文也不能給你。」

「好，」他說，「你可以約期給我。」

「這怎麼行呢？我約了之後那裏得錢呢？」

「偷一個富有底丈夫這樣困難麼？」他說。

「倘若我不傻，我該敷衍着他；可是啐他底醜臉，一直進家裏去了。他便跑進院子裏，嚷着追捕的呼聲。」

她閉上眼，微笑着說：

「甚至於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我那大膽底行爲。祖父咆哮着像一隻野獸，要知道是否他們在開他的玩笑。那時他正擡舉伐利亞，誇說：『我要使她和一個貴族——一個紳士結婚！』他已有了一個漂亮底貴族——一個漂亮底紳士！但是神底聖母更比我們知道什麼人應該聯合在一處。」

「祖父在院子裏發狂，好像被火燒着似的，召集甲可夫和馬克連那——因爲那仇人的指示——克利馬，這車夫也在內。我見祖父拿着一根磨刀帶，牠的尾端還繫着一重塊馬克提着他底槍。那時我們有些好馬，滿精壯底，而且馬車也輕巧。『啊呀！』我想，『他們真去追他們了。』但

是伐利亞的護衛天使啓示我一個主義。我用一把小刀，割斷了繫車桿的繩子。「這！他們會在路上跌下來咧。」他們果然跌了。車桿在路上滑脫了，除了延遲他們的時間而外，幾乎害死了祖父和馬克以及克利馬；他們又把牠修好，一直衝到教堂去，這時伐利亞和馬克正在教堂的門廊裏面行結婚禮——謝謝上帝！

「然後我們自家人和馬克生打起來了；但是他的身體很好，他是希有底強者。他把馬克從門廊裏拋出去，跌壞了他底臂。克利馬也受傷了；祖父和甲可夫和那工人全都駭得不敢動！

「你父親就在這盛怒之下，也還是不失常態，但是他對祖父說：

「你可以放下那磨刀帶。不要在我面前搖擺牠，因為我是一個和平底人，而我所得的僅只是上帝所給我的，沒有人可以從我奪去……我要對你說的話就是這幾句。」

「他們只好走了，祖父回到馬車上叫着：

「現在分別了，伐利亞！你從此不是我底女兒，我永遠不願再見你，不論活着或餓死。」

「當他回家的時候他打我，罵我；但是我只有呻吟，什麼也不說。」

「一切都過去了，後來怎麼樣呢？後來他對我說：

「現在，看呵，阿康林娜，你不有女兒了。記住吧。」

「但是我自己對自己說：

「再說些誑吧，紅頭髮底狠人——說冰是溫底吧！」

我注意而滿足地聽着。她底故事的有些部分使我吃驚，因為祖父所說的母親結婚和這完全不同；他說，他反對這結婚，結婚以後也不許母親回家來，可是婚儀並不是祕密的，當時他曾經親臨教堂。我不願問祖母究竟他們誰說的是真底，因為她底故事更美，我最愛。

當她說故事的時候，總是向兩邊搖着，就好像她是在一隻小舟裏似的。說到悲哀或恐怖的事，她搖得更厲害，伸出手來好像她在把什麼東西向空中推去；當輕微而慈祥底微笑隱藏在她底打纒底頰裏的時候，她常常閉上眼睛，可是一絲眉毛也不動。有時她的這種對一切人的純粹友愛觸動我底心，而有時我願她用更強項底言語表白她自己。

「最初兩星期，我不知道伐利亞和馬克生住在什麼地方；後來有一個赤腳小孩被遣來告

訴我。在一個星期六我去看他們——本來我打算要去作晚禱，可是去了他們那裏。他住得很遠，在徐丁斯基坡，在一個耳房裏，那院子是和好幾間作坊共有的——一個塵垢，髒污，喧囂底地方；但是他們不管這個——他們好像兩隻貓，全然幸福地，咪咪地玩鬧着。我帶給他們我所能帶的東西——茶葉，糖，各種穀類，果醬，乾菌，以及我悄悄地拿了祖父的一些錢。你知道，你是可以偷的，當你並不爲自己的時候。

「可是你的父親一樣也不要。」什麼……我們是花子麼？」他說。

「而伐利亞也打起同樣腔調。」啊……這是幹什麼的，媽媽？」

「我就教訓他們。」你們年輕傻子！我說。「我是誰？我倒要知道……我是上帝給你們的母親……而你，傻子，是我自己底血肉。你討厭我了嗎？你知道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在地上討厭你底母親，在天上的神底母親會傷心流淚呢？」

「然後，馬克生抱起我，擡着我在房裏繞……他確乎是在舞蹈——他真有力氣，這熊！而伐利亞這賊婆在那裏看着她底丈夫，驕傲得像一隻孔雀，眼睛釘在他上好像他是一個新底偶人，

而且她談起家事來那神氣——叫人看着她是一個老手聽着真好笑她給我們奶油餅那真可以咬碎狼的牙齒，而奶結皮也全是沾滿了塵灰的。

「事情像這樣過了許久，你底生日也一天比一天近了，可是祖父還是一字不提——他真固執，我們底老人我悄悄地去看他們，他是知道的；可是他假裝不懂。在家裏他禁止任何人說起伐利亞，所以無人提起她。我也完全不說，但是我知道作父親的心是不能長久沉默的。後來終於達到這時機。那是一個夜間；雪風狂吹着，響得好像熊碰在窗上一樣。風在煙囪下怒號；一切鬼魔都放出來了。祖父和我在牀上還沒有睡覺。

「像這樣底夜對於窮人實在難，」我說；「而對於心中不寧的人尤其難。」

「祖父忽然間：

「他們是怎樣過的？過得去嗎？」

「你說的誰呀？」我問。「是我們底女兒伐利亞和我們底女婿馬克生麼？」

「你怎麼猜得到我說的是誰呢？」

「也就罷了，父親，」我說。「你可別再裝傻了？這有什麼意思呢？」

「他吸了一口氣。」唉，你鬼！他說。「你灰色鬼！」

「後來他說：『有人說他是一個大傻子』（他是在說你父親。）『他真是傻子嗎？』」

「『一個傻子，』我說，『是一個不能作工，掛在別人底頸上累人的人。你看甲可夫和馬克就是一個例；他們不是像傻子一樣生活着麼？這屋裏誰是作工的呢？你能掙錢呢？就只你他們是有用底助手麼？』」

「他罵起我來了——我是一個蠢人呀，可鄙底東西呀，虔婆呀，還有些我不知道的。我不理他。」

「『你自己能夠願意你給一個這樣的人騙去麼——誰也不知道他的來歷？』」

「我儘不開口，一直到他倦了我纔說：

「『你該去看看他們是怎樣過活的。他們過得還好呢。』」

「『這未免對他們太冠冕了，』他說。『讓他們來吧。』」

「我歡呼起來了，而他放了我底頭髮（他喜歡玩我底頭髮）喃喃着

「你不要自討煩惱，呆人。你以為我沒有良心麼。」

「你知道，我們底祖父在他不自以為比誰都聰明的時候，他是很好的，但是過了一會又變成蠻橫而頑梗底了。」

「好，所以在一個節日，他們來了，你底父親和母親——倆都肥大和光滑；馬克生站在祖父前面，祖父放一隻手在他底肩上——你父親站在那裏說：

「伐西里伐西里奇，不要以為我向你耍花樣來了；我是來奉訪我底妻底父親。」

「祖父對此大為高興，不禁發笑起來。」啊——你打手！他說。「你強盜好吧。」他說，「我們已經和解了。來和我同住吧。」

「馬克生纒起眉頭。「這必須聽憑伐利亞的意見。」他說。「在我是無可無不可的。」

「後來同住。祖父和他隨時都在針鋒相對地用種種手段；他們無論如何合不起來。我常常用眼示意給他，並且用腳在桌下踢他，可是沒用；他固執着他自己的意見。他有一雙很好底眼

睛，又亮又清，他底眉毛是黑底，當他繃眉的時候，他底眼睛幾乎不見了，那臉變得頑強而執迷。他不聽從任何人，除我而外。我愛他，倘若可能，甚過於我自己底孩子們，他知道這個，也很愛我。有時他緊緊地懷抱着我，在房裏旋轉，說：「你是我底真母親，像地一樣。我愛你甚過於我愛伐利亞。」你母親（當她高興的時候她就唐突了）奔向他說：「你敢這樣說嗎，流氓？」我們三個在一起頑皮地玩着。啊！那時我們是幸福的，我親愛的。他也常奇巧地舞着——他知道很美底歌曲。他是從瞎子們學來的；沒有更比瞎子好的歌者。

「好，他們住在花園裏的小屋裏，正午鐘響的時候你生在那裏。你父親回來吃午餐，你在那裏恭賀他呢。他喜歡得忘了自己，你母親卻疲倦極了；好像他不知道產生一個小孩在世上是怎樣的一種苛責。他把我放在肩上，一直擡過院子去告訴祖父這消息——別的一個孫子已經見面了。連祖父也笑了：「你是怎樣的一個魔鬼呀，馬克生！」

「但是你底叔父們不喜歡他。他不喝酒，他說話很爽直，又很會戲弄人——因此受了刻毒底報復。例如，在禁食節的時候，有一天，起了風，忽然一陣可怕的呼號響徹了這家宅。我們全駭呆

了這是爲什麼呢？祖父嚇極了，命令全家都點起來，胡亂奔跑，盡力叫着：「我們全都來祈禱呀！」

「那聲音忽然停了——這更駭着我們。甲可夫叔猜想了一會：「這是馬克生幹的，我相信！」

他說：後來馬克生自己說他放許多瓶子和各種杯子在屋背窗裏面，風吹那管子的時候，自然會發生這多聲音。「你這些玩藝會把你再送到西北利亞咧，倘若你不留心，馬克生」祖父恐嚇他說。

「有一天，天氣很冷，狼開始從野外進城來了；牠們吃狗，駭馬，吃醉人，鬧得很驚慌。但是你父親拿着槍，穿上踏雪鞋，去追兩匹狼。他剝了牠們底皮，弄乾淨牠們底頭，裝上玻璃眼睛——作得真好。好，馬克叔進前庭去取東西，立刻奔了回來，頭髮直豎着，眼睛圓睜着，住了呼吸，話也不能說。

一會他纔咕嚕：「狼！」各人都順手抓起一件東西當作武器，拿着燈跑到前庭去；他們一看，見一隻狼頭從一個工作臺背後伸出來。他們打牠，又放槍——你說是什麼？他仔細一看，纔知道不過是一張狼皮和一個空頭，牠底前脚是釘在臺子上的。這時祖父對馬克生真是生氣了。

「後來甲可夫也加入搗亂。馬克生用硬紙剪成一個人頭，有鼻子，眼睛，嘴，還膠粘上一些蘇

屑作頭髮，然後他和甲可夫一起出去，把那可怕底臉推進人家的窗子裏；人們自然都驚呼着駭跑了。還有一夜他們披着被單去駭那教士，他急得跑進哨所裏面；那哨卒也和他一樣駭怕了，叫來了巡警。他們還玩了許多像這一類的惡劇，什麼都不能阻住他們。我懇求他們放棄他們底胡鬧，伐利亞也要求，但是沒有好處；他們還是照樣作。馬克生只是好笑。他說，看着人們怎樣的駭得狂奔，碰破頭，使他肚子都笑痛了。「來告訴他們吧！」他纔說了。

「這回全都回到他頭上來了，幾乎使他滅亡。你底馬克叔是常和祖父在一起的，容易惱怒和挑撥，而且他想出一個拋開你父親的法子。在冬初的時候，他們四個——馬克生和你底兩個叔叔，一個教會庶務（後來因為殺害車夫革了職的）——從朋友出來。他們出了洋子其街，就勸馬克生去繞丁可夫池塘，假裝說要去滑冰。他們開始像小孩們一般在冰上滑着，又拖他到一個冰洞上，把他推了進去——但是這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爲什麼我底叔叔們這樣壞呢？」

「他們不是壞，」祖母平靜地說，取了一撮鼻煙。「他們單是蠢。馬克是又狡猾又蠢，可是甲

可夫是好人，以他的全體而論。好，他們把他推下去了，可是他在下面抓住冰洞的邊，而他們打他底手，用腳跟踐他底手指。幸好他是清醒的，而他們都醉了，由於上帝的幫助他爬行在冰下面，把臉向着洞中間來呼吸；但是他們摩不着他，過去一會，他們放些冰下去之後，都走了。他爬了出來，跑到警察局——你知道，那是很近的。巡官在職務上知道和全家，他問：「這是怎樣遭遇的？」

祖母曲着背，以感激的音調繼續說：

「上帝安定馬克生的靈魂，他真該得安定，因為他把真情瞞過警察。」這是我底錯誤，」他說。「我喝醉了，我逛到池上，失足跌下一個冰洞去。」

「那是不對的，」巡官說；「你並沒有喝酒。」

「好，多虧他們用白蘭地酒擦他，換上乾底衣服，裹在羊皮裏，送他回家——那巡官和別的兩個，甲可夫和馬克還沒有回來；他們到一個酒店裏開慶祝會去了。你母親和我看着馬克生。他已完全不像他自己；臉是青底，手指都破了，還有乾血在牠面上，他底鬚髮上還有雪花——那是還沒有溶的。他變成蒼老底了。」

「伐利亞叫起來了：『他們對於你作了什麼了？』」

這巡官疑心有些不對，開始問了此話，而我心裏也覺得很壞底事情已經發生。

「我把伐利亞打發去對巡官，我想法去悄悄地探問馬克生。」怎麼會這樣的？」

「第一件你必須作的，」他小聲說，「是假說去候甲可夫和馬克，並且告訴他們就說他們和我在洋子其街分手，他們到波克羅夫斯其街去，我卻轉過白里亞底尼去了。不要弄錯了，不然巡警要和我們打麻煩。」

「我去告訴祖父：『去告訴巡官我去候我們底兒子，告知他們家裏有了怎樣的災禍。』」

「他穿上衣服，全身抖顫着，咕嚕說：『我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料得到的。』」

「誑話啊！他全不知道的。好，我遇見我底孩子們時候，我不等見面就動手。恐怖立刻清醒了馬克，而甲可夫，這好孩子，就喋喋地露出馬腳來了：『我一點也不知道。這全是馬克幹的。他是長兄。』」

「到底，我們對付過了巡官。他是一個很好底紳士。『啊，』他說，『但是你們得格外小心；如

果有什麼壞事發生在這家裏我知道誰是負責的」於是他去了

「祖父來對馬克生說：「謝謝你！別一個人在你的地位上是不能照你這樣作的——這我知道！並且謝謝你，女兒，因為你帶這樣好人來到你父親家裏。」祖父在喜歡的時候說得頂好。可是剛過了一會又傻了，把他底心像砲臺一樣關閉着。

「單是我們三個留在那裏。馬克生開始哭泣，幾乎是發狂。「爲什麼他們這樣對待我？我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媽媽……他們爲什麼這樣作？」他從來不叫我「母親」總是叫「媽媽」，小孩似的……而在本性上他真是一個孩子。「爲什麼……」他問。

「我也哭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爲我底孩子們很難過。你母親撕去她內衣的鈕扣，坐着，披頭散髮的，好像剛打完架，叫着：「讓我們走吧，馬克生。我底兄弟們是我們底仇敵；我怕他們讓他們去吧！」

「我盡力和緩她。「不要拋垃圾在火上了，」我說。「這家裏早已充滿了煙。」

「即刻愚蠢底祖父硬要送那兩個來求饒恕；她奔去打了馬克底臉。「有你底饒恕！」她說。

你父親抱怨說：「你們怎能這樣做，兄弟們！你損害了我了。沒有手我還能作什麼工人？」

「到底，他們和解了。你父親痛苦了些時；他煩燥了七個禮拜還沒有好，他儘說：「唉！媽媽，讓我們到別處去吧；我厭倦着這裏。」

「後來他有一個機會到阿士圖拉康去；他們盼望皇帝夏天到那裏來，你父被派去建造凱旋門。他們坐在上等木船裏，和他們的分別割了我底心，他也很難受，屢次說我應該和他們一起去阿士圖拉康；而伐利亞卻很歡喜，甚至不隱蔽她底高興——這賊婆！他就這樣去了……全都說了！」

她喝一口麥酒，取一撮鼻煙，一瞥窗外黑藍底天，說：

「是的，你父和我並不是同一血統，而在靈魂上是嫡親底。」

當她正在告訴我這個的時候，有時，祖父揚着臉進來了，他底尖鼻子儘吸着氣，遲疑地看着祖母，聽着她所說的，他饒舌說：

「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一會又突然地問：

「里克先，她在這裏喝酒麼？」

「沒有。」

「說謊，因為我親眼看見她！」而他又遲疑地走了。

祖母對着他底背面一瞥，說出一句奇怪底話：

「去吧，阿夫得，不要駭着了馬。」

有一天，他站在房間中央，瞪着地板悄悄地說：

「母親？」

「噯？」

「你看怎麼樣？」

「是的，我看！」

「你以爲如何？」

「要結婚了，父親。你記得你常常說起一個貴族麼？」

「是的。」

「好——就是他！」

「他什麼也沒有。」

「那是她的事。」

祖父離開了房間，我意識到一種不安之感，我問：

「你們說些什麼？」

「你想要知道各樣事，」她搓着腳，懷恨地回答。「倘若你年輕時候就各樣都知道了，到老來還有什麼問題來問呢？」她笑着，對我搖着頭。

.....

「啊，祖父！祖父！你不過是上帝眼裏的一點灰塵吧了。里克先——現在你不要告訴任何人，可是祖父是絕對覆滅的了。他借一大宗款給一個紳士，而那紳士現在已經宣告破產了。」

她微笑着，沉迷在幻想裏，一言不發地久坐着；她底臉打縐，悲哀底，悒鬱底。

「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些什麼來告訴你，」她一驚之後說。「我們講伊夫士提尼的故事吧？好嗎？那末，就講。」

「有個教會庶務叫伊夫士提尼，

他以為誰也不比他更聰明，

無論是祭司或主教；

甚至於獵人也不會比他知道得更多。

他自己謹持着好像一根小草，

卻驕傲着教他的隣人或大或小；

他察出這樣錯，又說那樣不好；

他一看教堂——「不夠高呀！」

他走上街——「好窄呀！」

他摘一個蘋果——「不紅呀！」

對於伊夫士提尼太陽起來得太早！

全世界沒有一樣完全是對的！」

祖母鼓起她底兩頰，滾着圓眼睛；她底慈祥底臉有着一種愚笨可笑的表情，一面懶洋洋地，
拖長聲音說：

「我不能爲我自己作一件事，

我想，只要我再有一點更多的時間，

這件事一定作得更好，更好！」

她微笑着，靜默了一會，然後繼續着說：

「有一夜幾個鬼來找庶務了；

「你覺得這裏很悶吧，庶務？」他們說。

「好跟我們來老東西下地獄去。」

在那裏的火上你就找不出一點錯。」

不等庶務戴上帽

鬼們就用爪抓住他，

笑着叫着把他拖着往下跑。

把他放在地獄的火中間

兩邊肩上還坐着兩個鬼。

「不錯了吧，伊夫士提尼？」

庶務歇着，火正燒，

他用手掀起自己來，

吹着嘴唇還在罵：

「這下面的火煙真討厭——在地獄裏！」

她變了她底表情，結束時候的音聲是懶怠底，低底，膩煩底；她又平靜地解釋說：

「他還不退讓——那伊夫士提尼，還是固執自己底意見，就像我們底祖父……現在够了吧；去睡；時候晚了。」

母親很少上頂樓來看我，來也在不久，說話好像很急忙。她一天比一天更漂亮，衣服也更好，可是我意識到她有些不同了，祖母也是的；我覺得有什麼事情在瞞着進行——我盡力猜想是一件什麼事。

我對祖母的故事漸漸減少興味，甚至於關於我父親的那幾個；牠們不能減輕我底疑慮，反而每日每日增加我底驚恐。

「爲什麼父親的靈魂不安定呢？」我問祖母。

「我怎麼會知道？」她回答，閉着眼睛。「那是上帝的事……這是超自然的……並且瞞着我們。」

在夜裏，我睡不着的時候，從黑藍底窗裏仰望着在天上慢慢浮游着的羣星，我在心中造成

了幾段可悲底故事——在其中我父親佔了主要地位他常是孤另地游行着手上拿着手杖，還有一匹毛髮蓬鬆底狗跟在後。

第十一章

有一天，在黃昏以前我就睡着了，醒來的時候，覺得我底腿也醒起來了。我把牠們擱在牀外，而牠們又變爲麻木底了；但是這事實沒有變：我底腿是彎曲着的，我還是能走路的。這光榮底消息使我歡呼，而且把腳放在地板上，支持着全身。我跌倒了，可是我爬到門前而且下樓梯去，我對於我自己分明地表示着當樓下人看見我的時候所要表示的驚訝。

我不記得我是怎樣爬進我母親房裏去的；但是她與幾個不認識底人在那裏，而且有一個穿綠衣服的乾癟底老太婆，她認真地說着，壓倒了其餘的聲音：

『給他一些莓子汁喝，蓋起他底頭。』

她全個是綠底：她底衣服，帽子，以及她底臉，那上面還有肉疣子在眼睛底下；甚至於疣子上的一撮毛也像草一樣。她底下唇往下拖，上唇往上翹，露着綠牙齒，還用一隻帶着黑色無指手套的手遮在眼上來看我。

「那是誰呀？」我問，忽然覺得有些羞怯，祖父用不高興底口氣答說：

「那是你的別底一個祖母。」

母親笑着帶歐金馬克西摩天到我面前。

「這是你底父親！」

她急促地說了些我不懂的話，而馬克西摩夫轉着眼睛，灣腰對我說：

「我要送幾張圖畫給你。」

這房裏點得很明亮；每個銀燈架上有五枝燭，擺在桌上，其間就放着祖父所鍾愛的神像——「母親不要爲我而哭泣。」神像所佩帶着的珠玉，當燈光在牠們上波動的時候，發出閃灼底光輝，而冠上的寶石尤爲光芒四射；許多愚笨底圓臉貼在外面窗子底玻璃上往裏看，那些靠在玻璃上的鼻子是平的，而我周圍的東西似乎全都浮動着。這綠老太婆底涼手指摸着，我底耳朵說：

「竭力去作！竭力去作！」

「他衰弱了，」祖母說着，把我抱到門外。

但是我並不是衰弱。我剛一閉上眼，祖母就把我半推半抱地送在樓梯上了，我問：

「爲什麼不告訴我這事呢？」

「好了……閉着你底嘴吧！」

「你們都是些騙子——全是騙子！」

祖母把我放在牀上，她自己也躺下來，哭起來了，從頭到腳都發着抖；她底肩頭聳着，哽咽地對我說：

「你爲什麼不哭？」

我沒有哭的意欲。頂樓上正在黃昏而且冷。我一翻身，牀動搖着，發出格吱底聲音；那綠老太婆仍然站在我眼前。我假裝睡着，祖母走了。

幾天單調無味的日子像稀薄底溪水一樣流過去了。母親訂婚之後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家宅是難堪底寂靜。

有一早上祖父帶着鑿子進來開始刮掉窗架四周的水門汀那是爲防冬風而設的後來祖母拿着一盆水和一件衣服進來，祖父柔聲地問：

「噢，老太婆，你以爲怎樣？」

「你說什麼？」

「那末，你是喜歡，或是什麼？」

她回答他的和她在樓梯上回答我的一樣：

「好了……閉着你底嘴吧！」

這幾個最簡單底字此刻對於我有特殊底意義，而且我以爲他們在瞞藏着我一一些無人肯說而又人人皆知的憂慮和恐慌。

祖父小心地把窗架取下來，擱在一邊，祖母走到窗前去呼吸。在花園裏，噪林鳥正叫喚，燕子正囁哳；解凍底地氣強烈地流進房裏。爐子的黑蓋蓋瓦似乎變成蒼白色；看着牠們使人覺得寒冷。我從牀上爬到地板上來。

「不要赤着腳亂跑，」祖母說。

「我要到花園裏去。」

「牠還沒有乾呢。等一會！」

但是我不聽；其實在此刻成人的那樣子就使我覺得不快。在花園裏嫩草的綠芽正在生發，蘋果樹底蓓蕾正在膨脹欲放，彼徒夫娜底小屋上底蘚苔有着悅目底新綠；四周是鳥，是快活底聲音，而新鮮底香氣使人覺得愉悅底頭暈。在那坑邊，彼得叔叔割斷喉嚨的那裏，生着些長草——紅底，而且混着破碎底雪。我不願看牠：這裏沒有一件東西像春天底。那黑煙囪悵惘地突立着，全個坑都是無聊底忤眼物。我禁不住有一種悲憤底慾念：想要鏟除這些長草，折掉那煙囪，除清一切無用底廢物，而爲我自己建造一個清淨底住所。在這坑裏面，我將要避開成人們在這裏度過全個夏季。

我纔一想到就動手去作，這立刻使我底心從家中正在進行着的事件離開；雖然許多事還是煩擾着我，而我對於牠們一天比一天看得無足輕重了。

「你爲什麼含怒不言呢？」祖母和母親常常問我；當她們這樣問的時候，我覺有點狼狽，因爲我並不是和他們生氣——單是爲這家裏的各人我都覺得生疏。吃午飯，晚茶，晚飯的時候，那綠老太婆常常出現——那樣子就像舊柵欄裏的朽木杆。那眼珠好像是由於不能見底線縫在臉上似的，而且好像很容易滾出眼骨底白窠來，當她轉動着牠們向各方去看各種東西的時候——她說上帝的時候就揚起牠們向着頂棚，說到家事的時候就俯視着鼻子。她底眉毛好像是又粘上去似的。她底大而突出底牙齒悄然嚼着由灣得有趣底手送在嘴裏的東西，那小的當着她底耳朵旁邊的骨頭像小圓球一樣動着的時候，她底肉疣子上的那些綠毛沿着黃而縐底可厭底乾淨面皮上爬行。

她底兒子一樣，而挨近他們可是不愉快底事。見面的第一日她把香味，我轉身就跑了。她屢次告訴她底兒子：

婦人面前個個人都縐眉。

覺得值得我加以一些打擊。有一天在吃

又是那樣一大塊放着吧，我底愛！
又起來遞給她。

開桌子，我被屈辱地放逐到頂樓上，祖母也上來了，她把手蒙在嘴上隱藏她底
笑聲。

「喲！你這好玩底小猴子。祝福你！」

看她用手掩着嘴使我生氣，所以我跑了，爬在屋頂上面，在煙囪旁邊儘坐了一會。是的，我要驕傲而且用難堪底話對付他們全體，要我征服這種情感是不容易的，可是又不能不征服。

有一天我塗一些油膏在我未來底繼父的坐位上，又塗些櫻桃樹脂在我底新祖母的椅上，他們倆都粘住了；這是很有趣的，可是祖父打我。母親來頂樓上看我，把我拉過來，緊靠在她底膝

上說：

「聽着！你爲什麼這樣壞心腸？你知道這使我怎樣的不幸福？」當她把我底頭靠緊她底面頰的時候，她底眼中泛溢着光亮底淚流。

這真痛苦；我寧願她打我。我告訴她我絕不再對這馬克西摩夫無禮——絕不再，只要她不哭。

「這，這！」她柔和地說。「可是你絕不可莽撞了啊。我們快就要結婚了，結婚之後要到莫斯科去；將來我們要回來，那時你和我們一起住。歐金伐西里尾支是很和善而且靈敏的，你將要好地和他過日子。你要上初級學校，將來你要作一個學生——和他現在一樣。你願學什麼就學什麼。現在去玩去吧。」

這些一個跟一個的「將來」和「要」我覺得好像一架梯子，一直深沉地往下通到遠離着她的地方，而進於黑暗與孤寂——這梯子引導我的去處是沒有幸福的。我有一個好意想告訴我母親：

『請不要結婚。我要賺錢來養活你。』

可是這話總難於說出來。母親常常引起我對於她自己的一些溫順底感想，我不能決心把這話告訴她。

我在花園裏的事業正在進步；我拔掉長草，或用小刀割下來，我用磚塊在那陷下的坑邊上建造了一個寬廣底住所，大到可以騎在裏面。我用好些顏色玻璃片和破磁片插在磚縫裏面，當太陽窺看着這坑的時候，牠們全都閃出虹彩，就好像教堂裏一樣。

『想得很好！』有一天祖父看着我底建築物說。『可是你削除了草而留下那根。給我鏟子，我替你將牠們挖掉；來，遞給我！』

我把黃鏟子遞給他；他冷眼看一看他底手，用腳把鏟子踹進地裏去，發出鴨叫似的聲音。

『鏟除了這些根，』他說。『待一會我要替你種些太陽花和覆盆子在這裏。這是很好的。』

『很好的！』隔了一會，他俯首依着鏟子，沉入一種死底寂靜中。

我注視着他；清麗底淚滴從他底小而明慧底，狗似的眼裏迅速地墜落在地上。

「怎麼啦？」

他搖動着，用手心揩着臉，黯然看着我：

「我正在出汗呢。看這——好多的蟲」

然後他又鏟了一會，忽然說：

「你作了這些都沒用——沒用，我底孩子。我快賣這房子了。在秋天以前我必須把牠賣掉。我需要錢來作你母親的嫁粧。就是這麼的！我希望她是幸福的。上帝保佑她！」

他丟下鏟子，以一種決撒的態度走到放着他底搖牀的洗浴室後面，而我卻開始在剷；但是剷子立刻碰破了我底脚指。

這阻止了我和母親到教堂去結婚；我僅只能走到門前，看着馬克西摩夫抱着她底腰，她低着頭，小心地放脚在通路上和綠草上，走過小溝渠的時候好像走在尖釘上似的。

這是一個寂靜底結婚。當他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他們在一種短氣底光景中喝茶，母親立刻換了衣服到自己房裏打包裹。我底繼父走來坐在我旁邊，說：

「我約定要給你幾張畫，但是這鎮裏得不到好的，而我又不能把我自己底給你；但是我
從莫斯科帶些來給你。」

「我要牠們有什麼用？」

「你不喜歡畫麼？」

「我不知道怎樣畫。」

「好，我帶一些別的來給你。」

此刻母親進來了。

「我們很快就回來了，你知道。你底父親到那裏去考試，他作完了功課我們就回來了。」

我喜歡他們像這樣把我當作成人一樣的談話，可是一個有鬍子的人還要讀書在我是
一種奇聞。

「你學的是什麼？」我問。

「測量，」他回答。

我不再麻煩去問什麼是測量。這家宅似乎充滿了沉悶底寂靜；有一種毛皮相擦的聲音在繼續着，我唯願夜趕快到來。祖父背靠在爐上站着，縐眉看着窗外。那綠老太婆嘆着氣在幫助母親打包裹；祖母是纔過午就大醉了，因此害羞，躲在頂樓上。

第二天母親走得很早。她和我分別的時候擁抱着我；輕輕把我從地板上舉起，用一種似乎於我不熟識的眼光看着我，她吻我的時候，她說：

「好——再見。」

「告訴他要服從我，」祖父刻薄地說，仰望着還是玫瑰色底天。

「聽從祖父告訴你的，」母親說，在我上畫了十字。

我期望她說點別的，而祖父阻止了她，我惱怒了。

他們坐在四輪車裏，母親因為裙子掛住在什麼上，老是生着氣去解。

「幫助她，你不能麼？你瞎了麼？」祖父對我說。

但是我不幫助——我是過分地被網在我底憂愁中了。

馬克西摩夫忍耐地擠挾着他底長腿——穿着黑藍褲子——坐進車裏去，而祖母還放一些包裹在他手裏。他把牠們堆在膝上，用下顎去支持着，他底白臉因困惱而打縐，他呻吟着：「這真够了！」

在另一個四輪車裏面坐着那綠老太婆和她底大兒子，他是個軍官，在用劍柄去搔鬍鬚，而且打呵欠。

「那末，你是要去上戰場的麼？」祖父說。

「我不能不去。」

「也是一件好事……我們得打土耳其人。」

他們坐車走了。母親好幾次轉過頭來，並且搖她底手巾。祖母哭軟了，用手扶着牆支持着自己，也在搖手。

祖父揮着淚破聲說：

「不有好處——將來要——這個。」

我坐在門前看着四輪車一上一下地顛簸着——當他們轉了灣的時候，好像我心裏的一道門突然關上了而且下了門。時間還很早，人家的窗板都沒有取下來，街上是空虛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毫無活氣的光景。在遠方約略有牧者呵斥的聲音。

「進來吃早飯吧，」祖父說，捏着我底肩頭。「你真是命該和我一起住的；所以你正在開始打你底印誌在我上，好像一根火柴劃在磚上的似的。」

從早到晚我們在花園裏忙碌着；他放置他底牀，繫起覆盆子枝，剝去蘋果樹上的石耳，殺死那些毛蟲，我呢，在建築和裝飾我底住所。祖父砍掉那燒過的木樑，破成好些根，把牠們栽在地上，我把雀籠掛在牠們上；我用乾草織成一張細密底網，作為這住所的天幕來避陽光和露水。這結果是很滿意的。

「學習着爲你自己製造最好的東西，這是很有用的。」祖父說。

我對於他底話覺得有重大意味。有時，他躺在蓋着草皮的這住所裏，很慢地教着我，好像難於想出字句。

「現在你是和你母親分離了；將來她要有別的一些孩子，那些比你更爲是她底。而祖母——她常喝酒。」

他沉默了好一久，好像在傾聽着什麼；然後他又不高興地讓憂鬱底話落了下來：

「這是她喝酒的第二次；當馬克去當兵的時候她開始喝酒。這老愚婦勸我買他底免兵役證……倘若他去當了兵，那末他就會完全不同了……唷……你……我快死了——就是你要成爲孤另的了……全靠你自己……找飯吃。你懂嗎……好的……你必須學習爲你自己而工作……不要退讓別人安靜地和平地生活着——而且正直地的。聽別人的話，但是爲自己作最好底事。」

全個夏天，自然除了天氣壞的時候，我住在這花園裏，在溫暖底夜間我簡直在這住所的外面睡在祖母送我的一張氈子上；她自己不常睡在花園裏，可是她帶來一捆乾草，鋪在我底牀面前，她睡在上面儘講些故事給我，往往有些不相干底話間斷了她底敘述：

「看……一顆星落下來！這是有些純潔底靈魂在受苦了……一個母親在想念着地上！就

是說一個好底男人或女人已經誕生了。」

或者她指示給我：

「有一個新星出現了；看那就好像一隻大眼睛……啊，你天上的光明底生物……你上帝
的聖靈底裝飾品……」

「你要受涼呢，傻婦人！祖父叫着，而且你有癩症。盜賊會來殺掉你咧。」

有時，當太陽已經落了的時候，天上流着一些光明的河道，看着好像牠們上面在起火，金紅底火焰似乎落在那綠天鵝絨底花園裏；這時，各樣東西覺得都變為一個更暗底影子，而且在長大——在膨脹，在溫暖底暮色包圍中。太陽疲倦了，樹葉在落，草低着牠底頭：一切似乎更溫柔，更豐腴，平和地呼出各種迷人如音樂似的香氣。這裏也有音樂，從野外軍營裏飄浮來，他們正在那裏忽緩忽急地彈奏着。

夜來了，帶着一些清新活潑的東西，像一個母親的愛撫似的鑽進人底心裏；寂靜用牠底溫存圓潤底手撫摸着人底心，而一切應該忘記的事——一切苦痛，這白日的清塵——都拭淨了。

這是迷人地消魂；仰臥着注視星星在無限深的天空中放光——在這高而又高的深度中開拓出星星的林間景；你自己輕輕地從地面上升起，而且——好奇怪！——是地在你眼前逐漸縮小呢，還是你自己異樣地長大呢，你是融合在你底周圍之中了。一刻比一刻更暗，更靜，但是每分的連續中依稀覺得有頗長底秒，而每秒——無論是鳥在夢中唱歌，或是箭豬在奔逃，或是遠方有人類在呼嘯——都和白天的聲音不同，有一種特殊底性質纏綿在這敏感底寂靜下面。

有人在玩音樂，有婦人在笑，有人在沿街的扁石上磨劍，有狗在吠——可是這些聲音全不是曾經開花和死滅的這白天之最後一葉的下落。

夜間有時忽然從街上或郊外發出醉人的呼喊，和多人奔跑的聲；可是這是常有的事，不注意地過去了。

祖母常是睡得不久的，她靠在疊着的她底臂上，只要一點輕微底啓示她就告訴我一個故事，顯然沒有顧到我聽不聽。她常常能够選擇許多使我覺得夜更可貴更美麗的故事。

在她底流利底言語的影響之下，我冥然微睡了，一直到鳥把我驚醒；太陽直視進我底眼裏；

由於牠底光線的溫暖，朝氣在我們四圍輕柔地流動，蘋果葉在搖落露滴潮潤底綠草帶着新得的晶瑩更加鮮亮了，上面還浮着稀徹底輕霧。高高底，高到不能見的天上，有一隻雲雀在唱歌，而一切由露所發生的顏色和聲音喚起了一種和平底喜悅，使你想要立刻起來，去工作，去和一切生物友愛地生活着。

這是我全生涯中最安靜最深思底時代，在這一個人夏季我的自覺力在我內面生根而且發育。我變爲羞澀底和孤癖底，當我聽見阿尼斯羊尼可夫家底孩子們叫喚的時候我也不想去找他們了；我底表兄們來的時候，除了稍覺討厭而外，他們所能引起我底唯一底感想是害怕他們毀壞了花園裏的我底建築物——由我自己作成的第一件工作。

祖父的談話一天比一天更乾燥，更厭煩，更愁慘，對於我完全失掉了趣味。他屢次和祖母吵嘴，把她趕出去，然後她去到甲可夫叔家或馬克叔家。有一次她在外面過了好幾天，祖父親身作廚房裏的事，燒着了手，呻吟叫罵之後還摔碎了陶器，而且發展着一種可注意底饕餮。有時他來在我底小屋裏，舒服地坐在草地上，默默地看了我一會之後，突然問：

「你爲什麼這樣安靜？」

「因爲我覺得喜歡安靜。爲什麼？」

然後他開始了他底教訓：

「我們不是上等人。沒人耐煩來教育我們。我們必須爲我們自己去尋求一切。他們爲別人著書，開學堂；但是沒人肯爲我們費工夫的。我們要自己開闢自己底路。」

他又沉入長思底寂靜中——坐着不動，在忘卻底狀態裏，一直到他的存在差不多成爲壓迫底的。

在秋天他賣了這家宅，在賣前不久的一早晨吃茶的時候，他突然說：

「好，母親，我一向供你食供你衣——供你食供你衣——但是此刻到了你自謀生活的時候了。」

祖母十分從容地接受這個通知，好像她早已預期着似的。好很悠閑地取起鼻煙匣，揉着海縣似的鼻子說：

「好一點也不錯，既是這樣就讓牠這樣吧。」

祖父在一個小山脚下，租得一座舊房子的底層的兩個黑房間。

當我們去到他住所的時候，祖母拿起一隻舊樹膠鞋，放在爐子下面，而且俯伏在地，祈求家鬼：

「家鬼，族鬼，這是你底雪車；到我們新家裏來，帶給我們好運。」

祖父在院子裏從窗裏看進來，叫着：

「爲這個我要使你受罰啦，你這異教徒！你儘作些給我丟臉的事。」

「噢！留心不要損傷了你自己，父親。」祖母認真地說；可是他單是惱怒她，禁止她祈求家鬼。家具和用物都由他賣給一個舊貨商，那韃靼人，交易三天之後，他倆爭吵起來了；祖母從窗裏看出來，有時哭着，有時笑着，在嘴裏喃喃着：

「好吧！拉扯着啦，撕打着啦。」

我想要哭泣爲我底花園和小茅屋。

我們坐着兩輛車到這新家來，一輛載着各樣廚具，我就被放置在這些中間，可驚地顛播着，時時好像要把我連同一部分家具拋棄出去似的。一直到我母親死時爲止，有兩個年頭，我是被拋棄了的這一個念頭支配着我。恰在祖父遷入那底層屋的時候，這游動底母親也就出現了，很蒼白而消瘦，大眼睛異樣地閃灼着。她瞳目看着她底父親母親和我，好像是第一次見面似的——單是這麼看着，一句話也不說；同時，我繼父在房裏踱着，輕輕地吹嘯着，咳着嗽，兩手放在後面，手指急轉着。

「天呀！你怎麼長得這樣可怕！」母親對我說，她底兩隻熱手捧着我底雙頰。她穿着一件平常底袍子，肚子顯得很膨大。

「繼父伸手給我。」

「你好嗎，我底青年？你怎麼過的？」吸了一下鼻子，他又說：「你知道這下面很潮濕麼？」

他倆都顯得蒼老，好像經過了長時間的奔波；他們的衣服不整，髒污，而他們所要求的，所說的，不過是躺下和休息。他們在一種緊張空氣中喝着茶的時候，祖父眼望着雨洗過底窗子問：

「那末，你們所有的東西都喪失在火裏面了麼？」

「所有的東西！」我繼父堅決地回答。「單是我們自己僥倖逃出來。」

「這……火不是玩的。」

母親靠在祖母肩上，在她底耳邊密語着，祖母的眼睛好像怕光似的眯着。那緊張的空氣越發越發可注意了。

祖父很清楚地說，那口氣是冷而且毒地：

「我聽見一個謠傳，歐金伐西里夫，我底可敬底好先生，說並沒有失火，就簡直是你把所有的東西都賭輸掉了。」

於是死一樣底寂靜，破了。這寂靜的只有茶炊的嚦嚦和雨濺在窗玻璃上的聲息；後來母親以懇求底口氣說：

「爸爸——」

「叫「爸爸」幹什麼？」祖父大叫，聲音震得人耳聾。「還說什麼呢？我不告訴你一個三十

歲的人和一個二十歲的人過不好麼……你是……而他是——狡詐底惡漢！一個貴族……什麼……好啦，小姑娘！

他們四個全都放開聲音大吵，而以我繼父的聲音爲最高。我走到前庭，坐在一堆木頭上，因爲看見母親如此改變，如此和以前不同，使我吃驚而發呆了。當我和她在房裏的時候，這事實並不像此刻在暮色中回想着她的往日的景象那樣有力地打擊着我。

後來，中間經過的情景都忘記了，我發見我自己在炊茶，在一間各樣東西都是新底的房間裏；牆壁是光禿底，蔴樹在木樑間的空隙處生長着，而蔴樹上是一羣油蟲。母親和繼父住在當街有幾道窗子的兩間房裏，我和祖母住在屋頂上開着一道天窗的廚房裏。在屋頂的另一面工廠的幾個煙囪向天豎立着，噴噓着濃煙，冬風把這煙吹散在全個村落上；我們底寒冷底房間裏就常常充滿了燒東西的氣味。清早晨狼們呼吼着：「咕——鳴——鳴——」

只要站在一條橙上，就能夠從屋頂的玻璃窗中看見點着燈的工廠大門，好像一張半開的。老乞丐的沒齒底黑嘴，一羣渺小底人正在爬進那裏去。在正午的時候兩片黑嘴皮又張開了，工

廠吐出了牠嚼過的人們，他們一股黑水似的沿街流着，一直到一陣粗厲底雪風來驅逐他們，奔回各自的家。我們很少得見這村落上面的天；每天每天，在一個連一個的屋頂上，和各處的雪堆上，全都閃耀着煤煙，青灰而且乏味，這壓倒一切的青灰色粉碎了理想，眯瞎了心目。

在晚間，一道暗紅色抖顫在工廠上面，照耀着煙囪頂筒，使這些煙囪的模樣不像是立在地，上向着天空，而是從那煙雲中吊落在地上；當牠們下落時候，牠們在噴着火焰，在呼號。

看着這一切都是不堪底厭煩，而那單調無味也很惡地捉捕着我底心。祖母在作一般僕役所作的事體，烹飪，洗地板，剖柴，汲水，從早到晚忙碌着，倦怠地來到牀上，嘆息着，怨喃着。有時，她作了廚事之後，她穿上短底，雜奏底上衣，繫着裙，走到鎮上去。

「我要去看看那老頭，看他是怎麼過的。」

「帶我去吧。」

「你會受凍的。看正在下雪呢！」

她沿着大路，越過幾個雪底郊野，一直走了七俄里。

母親是黃底，又在懷孕，寒顫着，裹着一塊有縫底灰色破圍巾。我恨那圍巾，牠破壞了這壯大勻整底形體的美觀；我恨那些縫子，而且撕掉牠們；我恨這家宅，這工廠，這村落。母親穿着一雙破皮靴，隨時都在咳嗽，她底肥肚子難看地腫脹着，她底灰藍眼睛有一種亮而硬底光，她常常背着牆好像膠粘在上面一樣站着。有時她足足有一個鐘頭站着從窗裏看着街，這街就像老人的牙牀，一半還有烏黑朽壞底牙齒，一半卻完全沒落了並且安插着些不合式底東西。

「你爲什麼住在這裏？」我問。

「啊……你閉上嘴，你不能嗎？」她答。

她很少和我說話，而開口就只有命令：

「去那裏……來這裏……拿這個！」

我不常被許可到街上去，而一去總帶回來被別的小孩毆打的印誌；因爲打架是我底癖好，卽唯一底消遣，我熱誠地投身於其中。母親用皮帶打我，可是這懲罰單是加增我底惱怒，下次我

又憤怒着去打架了——而母親又給我更重底懲罰。這事一直進行到有一天，我警告她倘若她

再打我要咬她底手而且跑到郊外去凍死了吧她吃驚地推開我在房裏踱着步力竭似的喘息着，她說：

「你是在變成一隻野獸了！」

叫做戀愛的那種感情此刻起始在我心中開花了，充滿了活氣，閃耀如虹彩；而我對於各個人的憎惡常常突然爆發，好像一道黑藍色底煙焰，還有一種憤恨的緊迫底情感也在我心中燃燒着——完全孤立於這毫無意義底灰色存在中的自覺心。

我繼父對我是冷淡的，也少和母親說話，各自吹噓着，或者咳嗽，午飯之後就站在鏡子前面，耐心地用一枝薄木片剔他底參差底牙齒。他和母親的爭吵次數更加多了——憤憤地叫她「你」（而不說「您」）這是一個使我非常生氣的習慣。當正在吵架的時候，他常把廚房門關閉起，顯然是不願我聽他所說的，然而他的沉重底低音完全可以明白地聽見。有一天，他頓足叫着：

「就因爲你蠢到會懷孕，我簡直不能邀任何人來看我——你這母牛！」

我是這樣的吃驚，這樣的狂怒，我憑空高跳起來以致頭碰在頂棚上，舌頭也咬出血了。

星期六的時候有一班類似的十多個工人來看我繼父，賣給他食品券，這是應該拿到工廠所設的鋪店裏去當錢化的；可是我繼父常用半價就買得了。他在廚房裏接待這些工人，坐在桌子旁邊，神氣十分嚴重，他拿起那券來的時候，縐着眉說：

「一個盧布半！」

「唔，歐金伐西里夫，爲上帝的愛——」

「一個盧布半！」

這樣混亂，鬱悶底生存只延長到我母親分娩的時候，那時我已被遣回到祖父那裏去了。祖父在加那文租住着一間帶着俄式爐的陋室，兩道窗子對着院子，這是一座在沙石路上的兩層屋，那路一直通到拿破隆墳場的柵欄。

「這是怎麼一回事？」當他遇見我的時候他說，格吱地笑了。『都說沒有比自己底母親更

好的朋友；可是現在作朋友的似乎並不是母親，而是這老鬼，祖父。唷——你！』

我還來不及巡視我底新家而祖母和母親帶着那嬰兒也到了。我繼父因爲偷竊工人被革職了，他已出去尋求別的職業，而又立刻就被派在車站的簿記室裏。

平淡地過了好久之後，我又和母親住在一間堆集室的底層裏。剛纔住定了，母親就送我到學校去——從一開頭我就討厭牠。

我穿着母親底鞋子到那裏去，上衣是祖母底緊身改造成的一件黃色底襯裳，褲子是用舊的加長了的。我底服裝立刻成爲嘲笑的目標，又因爲黃襯裳我得了『金鋼鑽末』的綽號。

我不久就結交了一些小孩，可是先生和教士不喜歡我。

這先生有一付膽汁症底容顏，是一個繼續流着鼻血的粗人；他出現在教室裏的時候，鼻孔裏常是塞着棉花，他坐在面前，用鼻音發問我們，常在說出半個字的當間忽然停住了，把鼻孔裏的棉花取出來，注視着牠，又搖搖頭。他有一張平扁底，銅色底面孔，帶着苦惱底表情，在臉上的縐紋之間有一種綠色；而最討厭的是他底真正銀白色底眼睛，這眼睛如此難受地膠粘在我臉上，我常常覺得我必須用手把牠們從我腴上揩掉。

有好幾天我在第一組，而且坐在這一班的頂前面，完全挨着這先生底桌子，我底地位成爲不能忍耐的了。他似乎除了我而外誰也不看，隨時都在用鼻音哼着：

「普斯——可夫，你應該穿一件乾淨襯裳了。普斯——可夫，不要把腳弄響。普斯——可夫，你底靴帶又壞了。」

可是我對於他底粗鄙底傲慢曾經施以報復。有一天，我用半個冰凍西瓜，挖去了內面，用一根線把牠拴在外門的滑車上。當開門的時候，這瓜就往昇上去，但是當這先生來的時候，纔一關門那空殼底瓜就下來套在他底禿頭上，好像一頂便帽似的。叫來了看門的，把我和一張紙條送到校長家裏，而我底皮肉賠償了我底惡戲。

還有一次我灑一些鼻煙在他底桌面上，他打了很多的噴嚏，不能不請假下去，叫他底堂弟來代替。這一個是作官的，坐在教室裏唱着：「上帝救皇帝！」和「啊，自由！我底自由！」有些唱得不合的他就用戒尺急拍他底頭，這吧吧的聲音倒有趣，可是受的人是難過的了。

神學教師是一個年輕俊俏底，頭髮很亮底教士，他不喜歡我因爲我沒有聖經，也因爲我嘲

弄他說話的口語。每次他進課堂裏來的第一件事是問我：

「普斯可夫，你帶那一本書來了沒有呢？是那本書！」

「沒有，」我答，「沒有帶來。是的。」

「你是什麼意思——是的。」

「沒有。」

「好，你真可以回家去了。是的——回家，因為我不願意教你。是的！我不願教。」

這並不使我很為難。我走出去踏着這骯髒鄉村的街道，觀看我周圍的吵鬧生活，一直到這一課完了的時候。

這教士有一付漂亮底面孔，像耶穌一樣，還有婦人似的溫柔底眼睛，以及一雙小手——也溫柔得像他身上的各種東西一樣。他無論拿着什麼東西——一本書，一條戒尺，一個筆架，無論什麼——他都很小心地拿着，好像那東西是活底而且很脆，好像他愛牠，恐怕一觸就污壞了牠。對於孩子們他可全不如此溫柔，然而他們愛他。

雖然我的成績頗佳是一個事實，而有人告訴我因為品行不良我必須要被開除了。我很不高興，因為我看見一個很不好的時候要來了，現在我母親一天比一天生氣，打我也比以前多。

但是救助到了。克來生夫（註）主教出乎意外地來看這學校。他是一個男巫似的矮小人物，而且，倘若我記得不錯，還是駝背底。

坐在桌面前，穿着寬廣底黑衣越顯得小，戴着一頂有趣底帽子像一隻小水桶似的擱在頭上，他搖着手把袖子分開說：

「現在，孩子們，讓我們在一起談談吧。」

這課堂立刻變成溫暖而光明了，充滿着未曾有過的喜悅空氣。

輪流叫了幾個人之後，他叫我到桌面前，嚴肅地問：

「你有幾歲了？是嗎？爲什麼，你會有這樣高大！我想你是常常站着淋雨的，是吧？呢？」

把一隻有着長而尖底指甲的癩手放在桌上，用別的一隻捏着稀疏底鬚，他底慈和底眼睛

湊近我底臉，問：

「好，現在告訴我你最喜歡聖經裏面那些故事。」

當我告訴他我沒有聖經而且沒有學過聖經史的時候，他拉直了他底長衣，說：

「這是怎麼的？你知道牠是絕對必要的，你要學習牠。可是你或許聽過一些吧？你知道聖詩吧？好的還有，祈禱文呢？……這，你看還有，聖者的生活……韻文的麼？……那末，我以為這一課你是很好的了。」

此刻我們底教士出現了——漲紅着臉而且停了呼吸。主教祝福他，但是主教揚起手來，又開始和我說話：

「原諒我……等一小會……現在，告訴我聖者阿歷克山的故事。」

「這些很好底詩——呃，我底孩子？」當我唸完一節而記不起下一句的時候，他說。

「讓我說些別的——講大衛王吧……說下去，我在很注意地聽呢。」

我看見他真在聽，而且這些詩使他喜歡。他考問了我好一久，然後他忽然站起來，急速地問：「你學過聖詩麼？誰教你的？一個好祖父，是吧？呃，不好麼？你不該這樣說……可是你不是很

頑皮麼？

我遲疑，但是我終於說：

「是的。」

先生和教士便嘵嘵地證實我底自白，他低着頭聽着他們說，然後嘆一口氣說：

「你聽見他們說的了麼？來這裏！」

把他底有扁柏香的手放在我頭上，問：

「你爲什麼這樣頑皮？」

「因爲功課這樣無味。」

「無味？我底孩子，這是不對的。倘若你覺得牠無味，你就是一個壞學生了，而你底教師們證明你是一個很伶俐底學生。這就是說你頑皮是爲別的理由的。」

他從懷裏拿出一本小書來，一面寫字在上面，一面說：

「普斯可夫，阿里克先。這……總之，我底孩子，你必須管束你自己，不要太頑皮了……我們

可以許可稍稍的頑皮一點；不頑皮人就太苦了。是不是，孩子們？」

許多聲音歡欣地回答了：

「是的。」

「但是我看你們自己並不是很頑皮的。對不對？」

孩子們全都笑着回答：

「不。我們也是很頑皮的——很！」

主教靠在椅背上，拉着我，可驚地說，使我們全體——甚至於先生和教士——全都笑了：

「這是事實，我底兄弟們——當我在你們底年紀的時候我也是很頑皮的。你們以爲怎樣？」

孩子們笑着，他開始用巧妙底方法把問題含混來問他們，使他們一個一個的來答解；越發加倍了歡欣。終於他站起來說：

「好，和你們在一起是很好的，但是現在是我去的時候了。」

他伸出手來，把袖子褪下去，作一個廣大底手式，在我們上面畫了十字，祝福我們：「憑了上帝和他底兒子以及聖靈的名義，我祝福你們和你們底工作。再見！」

他們全都叫起來：

「再見，我底先生。不久再來啊。」

他搖着他底僧帽說：

「我還要來的。我還要來的，要帶些小書來給你們。」

他踱出課堂的時候他告訴先生：

「此刻讓他們回家去吧。」

他牽着我到走廊上，他彎着腰對我沉靜地說：

「那末你要管束你自己，是不是……決定了嗎……我知道你爲什麼頑皮，你知道……再

見，我底孩子！」

我很感動；我心裏沸騰着新奇底情感，而當先生把別的都放出去，單留着我的時候，他告訴

我我應該比水還要平靜比草還要順從我注意地樂意地聽着。

教士，穿上他底皮上衣，溫存地附和着：

「從今天起你要幫忙我教功課。是的，你要幫忙。也得靜坐着。是的——靜坐着。」

但是學校的情形雖然改善了，而一件不快底事又發生在家裏。我偷了母親底一個盧布。我犯這罪是出乎預料的。有一晚上母親出去了，留我在家裏照應那嬰孩；覺得無聊，我就開始去翻看我繼父底一本書——「一個醫生的記憶」仲馬彼爾作——在兩頁之間我看見兩張紙幣，一張十盧布，一張一盧布。我不懂得那本書，所以我關上牠；我忽然閃出一個念頭：倘若我有一個盧布，不單是可以買聖經，而且能夠買關於魯濱孫的那本書。那本書的存在是不久以前我在學校裏纔知道的。一個嚴寒底日子，在休息時間，我正在告訴孩子們一個神話故事，而其中有一個用輕篋底口氣說：

「神話全是空談！我愛「魯濱孫。」那是實在底故事。」

看着別的一些孩子也有「魯濱孫」而且大家都稱讚着牠，我覺得他們不喜歡祖母的故

事可恨的我，決心要唸這「魯濱孫」，然後我纔能說牠。是「空談」。

第二天，我帶着聖經和兩本破舊底安徒生的童話到學校去，和三磅白麵包，一磅臘腸。在弗來丁那斯其教堂牆下的一間小黑鋪子裏也有一本「魯濱孫」——一薄本黃皮小書，卷首一頁上畫着一個鬍子老頭，肩上披着野獸皮，戴一頂皮小帽；我不愛這書的樣式。我喜歡那兩本童話的外表，姑不論牠們的破舊。

我們玩了好一會，我分送麵包和香腸給孩子們，我們開始讀那稀奇底故事「夜鶯」，這故事暴風似的鼓動着我們底心。

「在中國全體人民都是中國人，連那皇帝也是一個中國人」——我記得這簡潔，可喜，諧韻底句子使我何等的高興。這故事還有許多地方異常底美好。

可是學校裏不許我讀「夜鶯」。我回去還沒有讀，而母親，站在火面前拿着煎炒鍋在炒雞蛋，用一種古怪而喪氣底音調問我：

「你拿了那盧布麼？」

「是的，我拿了——從那一本書裏面。」

她用煎炒鍋很結實地打了我一頓，把安徒生的書也拿去藏在我再也找不着的地方，這是我比打我還壞得多的懲罰。

有好幾天我沒有到學校去，在這些時我繼父準是把我底勳業告訴了他底朋友們，他們又告訴了孩子們，孩子們就把這故事搬到學校裏去，當我再去的時我就遇見新底稱呼「賊」！這是簡單而明瞭底說法，可是我不真是賊，因為我並沒有瞞藏拿那盧布的是我這事實。我盡力解釋但是他們不相信；我回家的時候我告訴母親我不再上學了。

她在窗子旁邊坐着，又在懷孕，臉是青灰底，眼光是散亂而倦怠底；她正在喂我底弟弟沙士加，她驚恐地望着我，魚似的張着嘴。

「你錯了。」他沉靜地說。「沒有人會知道你拿那盧布。」

「你自己去問他們看。」

「準是你自和他們說笑說出來的。直說吧——是你自己說出來留心些，我明天要親身去

察是誰在學校裏傳播這故事。」

我告訴她這說話底學生的名字。她底臉可憐地打縐，眼淚開始落下來。

我去到廚房裏，躺在我底牀上，那牀就是鑪子後面的一隻箱子。我睡在那裏聽我母親的悲泣：

「我底上帝呀！我底上帝呀！」

那正在烘着的油膩底衣服的惡氣味是再也不能忍耐的了，我起來走到院子裏；但是我母親在後面叫我：

「你要到那裏去？你要到那裏去？來我這裏！」

那時她坐在地板上；沙士加躺在母親底膝上，捏着她底衣服的紐扣，搖擺着頭，說「波勿加，他就是說『頗戈加』（紐扣)。」

我緊挨着她坐下，她吻我，說：

「我們……是貧窮的，每一個戈比克……每一個戈比克……」

但是她總是說不清，熱底手臂抱着我。

「真是廢物——廢物！」她忽然叫起來，這是以前聽她說過的字。

沙士加背誦着：

「味勿！」

他是一個奇異底小孩；大骨格，大頭，他用他底美麗底黑藍眼睛瞻望周圍的各樣東西，沉靜地微笑着，恰像他在期待什麼人。他會說話得異常底早，生活在一種永遠平安幸福的狀態之中。他是一個軟弱底小孩，不很會爬行；他常常很快活地看着我，常要我抱他，愛用柔軟底小手指抓住我底耳朵，那手指隨時總有地丁花底香味。他突然死了，完全沒有害病；早晨他還是平安幸福如常，在晚禱鐘響的時候他就被擱置在桌子上了。這事發生於第二個小孩——尼戈拉——產生之後不久。母親依了我底要求，把學校裏的事件也說好了，但是我立刻又陷入別的困難中。

有一天，晚茶的時候，我從院子走進廚房去，聽見母親的痛哭：

「歐金，我懇求你，我懇求——！」

「糊——說」我繼父說。

「但是你要去她那裏——我知道」

「那——末？」

他們沉默了幾秒鐘；母親，咳嗽，說：

「你是多麼無聊底東西呀！」

我聽見他打她，跑進房裏去看見母親跪倒着，背和肘靠在椅上，她底胸部突出在前面，頭是向後仰着，喉裏發着急響，眼睛可怕地發光；而他呢，穿着他底最好底新上衣，正在用長底腳踢她底胸部。我從桌上抓起一柄小刀——一把牙柄鑲銀底小刀，這是我父親留給母親的唯一遺物——我握着刀用全力向我繼父底肚子戳去。

徵倖母親恰在這時把馬克西摩夫推開，這刀就斜穿在他底上衣上一大個洞，僅只摩擦着他底皮。我繼父喘着，抱着肚皮跑出去了，我母親抓住我，抱起我來帶着一聲呻吟把我摔在地板上。當我繼父從院子裏轉來的時候，他從她底手裏把我拉過來。

晚上的時候他不顧一切地出去了，母親來到爐子後面看我，溫存地把我抱在手裏，吻我，哭泣着說：

「原諒我；這是我底錯！啊，我底愛！你怎麼能呢？……還用一把小刀……」

我十分清楚地記得我怎樣告訴她我要殺了我繼父也殺了我自己。我想我已經作了；無論如何我確有這種企圖。就是現在我也還能看見那該輕悔底長腳，穿着絨褲，搖蕩在空中，踢一個婦人底胸部。許多年之後這不幸底馬克西摩夫在我眼前死在一個醫院裏。我曾經異常地繫戀過他，而且哭泣着看着他底美麗而流動底眼光漸漸暗淡，而終於消失；但是就在悲哀的時分，我底心雖然充滿了一大哀愁，而我還是忘不了他曾經踢我母親。

當我記起我們野蠻底俄羅斯人底生活的這些殘酷底恐怖的時候，我常常問我自己這些是值得演述出來的麼。終於，我得到了自信，我答覆我自己——「這是值得的，因為這是真實底，乖戾底事實，這事實並沒有消滅，甚至於在現在——這事實是必須追究出牠底根源而把牠從人們底記憶上，精神上和從我們底狹礙下賤底生活上連根拔掉的。」

還有一個更爲重要底理由使我不能不敘說這些恐怖。雖然牠們是如此討厭，雖然牠們如此壓迫我們並且壓碎許多美好底靈魂，而俄羅斯人在精神上還是如此康強和少壯，他能够而且正在這些上面站立起來。因爲在這可駭底生活之中固然是營養而且喂肥了我們底本性的獸底方面，但是隨着這獸性主義也曾長育着勝過牠的，光明底，健全底，創造底——人性的這一方面：鼓舞着我們往前看到我們底兒孫那一代，看到我們將要全都和平地，人道地生活着的時期。

第十三章

我又發見我自己在祖父底家裏。

「唔，強盜，你要什麼？」是他底歡迎詞；還加上手指急敲着桌子。「我不想再喂養你了；讓你祖母去喂吧。」

「我願意，」祖母說。「呃！真倒霉。想想看。」

「好，只要你願意喂養他，」祖父大聲說；於是他心平氣和了，對我解釋說：

「她和我現在完全分居了；我們各不相干。」

祖母坐在窗下。敏速地織着花邊；穿梭高興地狂噬着，那釘着許多銅針底承軸臺閃耀着，好像一隻在春天陽光下的金色箭豬。祖母自己——使人想到她是銅鑄底——是沒有改變的。但是祖父是越加枯槁，越加皺縮了；他底紅髮變為灰白底，他底清朗自重底態度變成爲輕燥易怒底；他底綠眼睛昏暗了，有一種猜疑底表情。祖母笑着告訴我祖父和她自己分配財產；他把所有

的壺和鍋和陶器給她，說：

「這是你底一小份，不要向我再要別的了。」

他立即把她所有的舊衣服和別的一些東西，以及她底狐皮大衣，拿去賣得七百個盧布，又把這錢放利息給他底猶太教子，那水果商貪婪病固結在他上，而他變為無恥的了；他開始去游說他底舊相識，舊同行，富商人，訴說他底兒女們毀壞了他，請求一點錢來救助他底貧窮。由於他們的慷慨照顧他得了很多的紙幣——他在祖母面前輕狂地翻弄着，小孩似的譏誚她：

「看，傻子，他們連百分之一也不肯給你。」

「他又把用這種方法得來的錢放利息給他底一個新朋友——一個高底，禿頭底販皮商，鄉下叫他克里斯提（馬鞭）他底妹子是一個雜貨店主——一個有棕色眼睛，紅面頰，黑而甜如新蜜的胖婦人。」

家裏的用度是仔細地分別着的：一天由祖母用她底錢預備午餐；第二天是由祖父供給食物——而他底飯菜總不如她底好，因為祖母所買的是好肉食，而他卻買些賤價的心肺之類。他

們各有各底茶和糖，可是茶是泡在同一茶壺裏面的，祖父常焦急地說：

「等着等一會……你放了多少進去？」

「他把茶葉放在手心上搖了又搖，細心地計算牠，說：

「你底茶比我底好，我底是大葉子，我該少放一點進去。」

他是很苛細底的：祖母倒出的茶要和他底一樣濃，斟滿的次數要和他底一樣多。

「最後這一點要怎樣分呢？」在茶剛要倒完以前她問。

祖父向茶壺裏一瞧，說：

「剩着的還多呢。」

甚至於點燈的油也是分開買的——這在共同勞動了五十年之後！

祖父的這種精敏我覺得有趣同時也討厭，而祖母卻單是以爲可笑。

「你安靜些！」她和平地對我說。「這算什麼呢？他是一個老而又老底人，他在變傻底呢；沒

有別的。他準有八十歲了，或者很近八十。讓他發傻吧；這會損害了誰呢？我爲自己和你要作一些

小工作——不礙事的！』

我也開始能夠得一點錢；在放假日子的早上，我拿一個小袋到院子裏和街上去檢骨頭，破布，紙片和釘子。四十磅破布和紙片，或鐵可以賣二十個戈比克，四十磅骨頭可以賣十個或八個戈比克。在工作日放學之後我也作這工作，星期六的時候我可以賣三十個戈比克或半個盧布，運氣好的時候還更多些。祖母把這些錢拿去，擱在內衣底袋裏，低着頭稱贊我：

『這！謝謝你，我底愛。這就拿去買我們喫的……你辦得很好。』

有一天我看見她拿着五個我底戈比克在手中，看着牠們，悄悄地在哭；一滴濁淚掛在她底海絲化石似的鼻尖上。

比之拾荒更爲有利的事是偷阿卡河岸上，或彼斯特島上的木料廠的木柱和木板。因爲在這些地方，天氣好的時候，就草率搭些棚子在作鐵的買賣。幾天之後棚子塌倒了，而木柱和板子是拿去藏在船家裏面，一直到春水泛流的時候。有一個小房主買這些東西，一塊好板可以賣十個戈比克，而每天偷兩塊是可能的。而這事業的成功全靠壞天氣，那時雪風和暴雨把看守的人

趕去隱藏起來了。

我想法約了幾個要好底伙伴——一個是乞丐孟達的十歲底兒子沙卡伐基，一個柔和而恬靜底孩子；一個是無親無戚底戈司徒，身體瘦削，有着驚人底黑眼睛，他在十三歲的時候曾經因爲偷一對鴿子，被遣送到少年罪犯所；小韃靼人加比，一個十三歲的「強人」，誠懇而和藹；鈍鼻子底亞支，墳場看守人兼掘墓者的兒子，一個像魚一樣靜默的孩子，正害着羊癩瘋；而最大的是一個裁縫寡婦的兒子，格里司加舍加，一個靈敏爽直底孩子，他底拳頭有驚人底敏捷。我們全都住在一條街上。

在我們村裏偷是不爲罪的；偷實際是半餓底本地人們得以繼續生活的唯一方法，已經成爲風俗了。一個半月的好天氣維持不了他們的一整年，而許多可尊敬底家主們也「作些河邊的小工作」——去撈些由潮水沖來的木頭和木板，搬運回去；而主要的來源是偷那些駁船，就是劫掠上下伏爾加河或阿卡河的那些認爲是不正當得來的東西。成人們常在星期六誇耀他們底成功，年輕的聽着而且學會了。

在春天的時候，熱的魔法開始了，鄉村的街上充滿了濫醉底工人，車夫之類，村裏的孩子們就常常檢查醉人們底錢袋。這是看作一種合法底事體的，他們在長輩的眼前坦然實行着。他們偷得木匠的工具，疏忽底車夫的鑰匙，馬夫的鞍轡，以及車軸上的鐵器。但是我們底小團體不幹這宗事。舍加有一天，以決然的口氣通知我們：

「我是不偷的。母親不許這樣。」

「而且我怕，」加比說。

戈司徒深恨那些小賊；他說起「賊」字特別用勁，他見着不相識底小孩們去搜檢醉漢的時候他常常驅逐他們，如果被他們抓住一個他就痛打一頓。這大眼睛底，檻樓底孩子自以為是成人；他走起來有一種特別底步態，側着身子，恰像一個挑腳夫，說着粗重底音調，又很富於保守和佔有的性質，像一個老人似的。

伐基相信偷是罪惡。

但是盜取波斯特島的木頭和木板是不為罪的；我們之中沒人怕這事，而且設法使其格外

容易成功。有幾晚上，天將黑的時候，倘若天氣是壞底的時候就在白天，伐基和亞支從濕冰上走過支港到彼斯特島去。他們明白地走去，故意要牽引看守者的注意在他們身上，而我們四個卻分頭繞過去，不使他看見。看守者懷疑亞支和伐基，儘注視着他們，我們便達到了我們預定的船屋，選擇搬運的東西，當我們的伙伴正在逗着，看守者，引誘他來追逐的時候，我們卻已到家了。我們都有一條繫着一個大灣釘子的繩子，我們把釘子釘在木板或木柱上，就這樣拖着走過冰和雪。看守者不容易看見我們，即令看見也永追不着我們。

當我們賣了我們底掠奪品的時候，我們把錢分爲六份，有時每人有五個或七個戈比克。有這幾文錢本來可以很舒服地過一天，但是倘若伐基不帶一杯白蘭地或麥酒回家，他底母親就要打他。戈司徒是很省錢的，夢想建築一個養鴿場。舍加底母親正在病，所以他努力去工作。加比也很省錢，因爲他想回到他底家鄉，他底叔叔把他從家鄉帶到尼忌尼，纔到下他底叔叔就溺死了。加比忘記了家鄉的名字；他僅僅記得是在卡馬，靠近伏爾加河。因爲這個，我們常常打趣他，我們逗這圓眼底韃韃唱着：

「在卡馬有一個地方，

但是無人知道在何方！

我們底手兒不能到，

我們不能教脚兒怎樣行。」

當初加比很生氣，但是有一天伐基友愛地柔聲和他說：

「你是怎麼一回事？你不該對你底伙伴真生氣。」

韃靼自覺羞愧了，而且自此以後常和我們唱在卡馬的故鄉。

然而我們還是喜歡檢破布和骨頭甚過於偷木頭。前者在春天特別有趣，當着雪已經溶化了，雨把街道洗淨以後。天氣好的時候，我們常在溝渠裏檢得許多釘子和鐵片，有時還有銅元和銀幣；但是因為要和好那看守者，怕他搶奪我們底東西，我們得給他幾個戈比克，或向他深深地鞠躬。但是我們都知道掙錢是一件不容易底事體。雖然我們這一夥很合得來，小爭論還是免不了，我不記得我們之間有過嚴重底爭吵沒有。

我們底和事老伐基，他常常用幾個切合於這事件的幾句話，使我們吃驚而自慚。他自己很異似的說了出來。他對於亞支的無理底攻擊，既不嫌厭也不嘔氣；在他底意見，一切壞事都是不必要的，他自信而且從容地拒斥牠。

「唔，這有什麼用呢？」他問，而我們也看出來這是沒有用的了。

他叫他底母親「媽媽」，我們并不笑他。

「我底媽媽昨晚醉了又在家裏打滾了，」他快活地告訴我們，圓底金色眼睛在放光。「她要開着門，坐在階沿上唱——一隻母雞似的。」

「她唱些什麼？」隨事喜歡咬實的舍加問。

伐基在膝上拍着掌，細聲複誦他底母親的歌：

「牧人，敲着你底小窗子，

我們正在跑上逍遙場；

敲呀，敲呀，夜鷹，

以無形底，木笛底樂聲，

在這村裏施起你底魔法。」

他知道許多這種動情底曲子，而且唱得很好。

「是呀，」他又說，「她去睡在階沿上，房裏冷極了，我從頭到脚打着寒顫，幾乎凍死了；但是她太重，我把她拉不進來。今早我對她說，「你爲什麼要醉得這樣可怕？」她說，「啊這纔好呢。再爲我忍耐一些時。我快要死了。」」

「她快就死了，」舍加認真地重複說。「她已經害着瘡病。」

「你憂愁麼？」我問。

「那是自然的，」伐基覺得驚異，叫了。「她對我不錯，你是知道的。」

雖然我們全都知道「媽媽」常常打伐基，我們相信她是「不錯」的，甚至於當我們困難的時候，舍加還提議：

「讓我們湊錢去買給伐基底母親白蘭地，不然她會打他。」

在我們底伙伴之中能够讀和寫的只有舍加和我。伐基很豔羨我們，他自己提着他底鼠似的尖耳朵，喃喃着：

「媽嗎一埋葬了，我也要上學去了。我要跪着走到先生面前，求他收留我，我學會了之後我要去作教主或者皇帝底園丁。」

在春天，媽嗎和一個募集教堂築建費的老人，連同一瓶麥酒，給一堆木頭倒下來壓傷了；他們把這婦人擡到醫院裏，而實務底舍加對伐基說：

「來和我住，我母親將要教你讀和寫。」

不久，伐基揚着頭在讀紙上寫着的「雜貨店」可是讀作「巴拉卡尼亞」舍加糾正他：

「巴卡拉尼亞，我底好人。」

「我知道——但是那些字在跳。因為她們喜歡被人唸了，所以跳起來了。」

我們全都驚異了，而他的愛樹和草也使我們笑了許多。這村裏的地是沙土，植物很細瘦——有些院子裏站着一株可憐底柳樹，或者有些飄零底老矮樹叢，或者些少灰色乾枯底草葉

怯怯地躲在人家籬下——但是，我們之中有誰坐在牠們上，伐基就憤然叫起來了：

「你爲什麼定要坐在草上？你爲什麼不坐在沙石上？你以這全是一樣的麼，是不是？」

依他底意見，折一枝樹，摘一朵花，拉一根水草，這全是毫無道理的；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他大驚了，聳起肩頭，張開兩手：

「爲什麼你們要破壞地上的各樣東西？看你作了怎樣的事了，你魔鬼！」在他的吃驚的面
前，我們羞愧了。

我們曾經想出一種很有趣底遊戲在每個禮拜六舉行，我們天天準備着收集一切破草鞋，把牠們儲藏在合宜底角落裏。到了禮拜六晚上，當韃靼的碼頭夫從西北利亞碼頭回來的時候，我們就站在十字路口，把草鞋向他們擲去。

當初他們常常生氣，他們追逐我們，罵我們；但是不久他們開始以爲有趣了，他們知道他們也可以配備着多量底草鞋出現在戰場上，而且發現了我們儲藏軍器的地方，偷去了；我們爲這事不平——「不是這樣玩的！」於是他們把鞋子分一半給我們，而且開始戰鬥。照例是他們退

到十字路中間的開闊地上，我們叫着追着向他們丟草鞋。他們也叫着笑着，那聲音高到震聾人底耳朵，當着我們之中的一個被推倒埋頭在沙裏的時候。

這遊戲一直很熱烈地進行得好久，有時到了將近天黑的時候；居民常常聚攏來看着我們，而且叫罵着，因為他們以為這是不正當的事。塵垢底鞋像烏鴉一樣在潮濕底空氣中飛舞着；有時我們之中的一個被打傷了，可是這遊戲的有趣超過被打的苦痛。

韃靼人差不多和我們自己人一樣可親切；玩了之後我們常常和他們到食堂裏，他們請我們吃用菓子作的一種特別底甜食，晚餐之後，他們喝着濃豔底磚青色底茶，和糖食。我們喜歡這種人民，他們底氣力和體格一樣的壯大；在他們之間有些情形是很孩子氣，而且坦白的。而最引我注意的是他們底和善，他們底堅定底品性，他們底嚴肅和互相尊重。

他們全都如此真誠地笑着，以致眼淚直流在臉上；其中有一個破了鼻子的加西莫夫人，是以力大著名的。有一天，他從駁船上搬運一座一千零八十磅的鐘到岸上，他帶笑的呼喊着一呵！

一天他把伐基放在他底手掌上，高高舉起，他說：

「看他此刻住在什麼地方，正在天上呢。」

天氣不好的時候，我們聚集在亞支底家中，在墳場上，即他底父親底宿舍。這父親是一個瘦到露骨的人，長手，小頭，臉上長着泥灰色底毛。他底頭就像一朵牛蒡一樣放在莖似的細長頸子上。他有一種高興底樣子，半閉着黃眼睛，急喃着：

「上帝給我們平安。阿唷！」

我們帶三包茶葉，八塊糖，一些麵包到那裏，（自然還有一點麥酒給亞支底父親，）舍加嚴正地命令着他：

「好到沒用底農夫，去預備煮糖茶吧。」

這農夫笑着去預備這一小點糖茶；我們一面討論着正經事，一面在等茶，他給我們一個好底指示：

「看着！後天是徒拉索夫的滿月祭，那裏要有些筵宴……這是一個檢骨頭的地方。」

「徒拉索夫家的廚子把骨頭全收起來了，」無所不知的舍加說。

伐基看着窗外的墳場，入夢似的說：

「我們快就要能够到樹林裏了。」

亞支老是沉默着，他底悲哀底眼睛看着我們全體。在寂靜中他給我看他底玩具——幾個從垃圾坑拾來的木兵，幾匹沒有腿的馬，幾個銅元，幾個鈕扣。

他父親放在桌上一些杯子，把茶也擺上了。戈司徒坐下來倒茶，這父親卻喝他底麥酒，爬在爐上長伸着頸子，用醉眼在看我們，喃喃着：

「阿唷！你們怪熟悉的，好像你們完全不是小孩似的，呃啊賊……上帝給我們平安！」

伐基對他說：「我們全不是賊。」

「好——那末是小賊。」

倘若亞支底父親變得太可厭的時候，舍加就怒呵他：

「靜靜的，你這廢物！」

伐基，舍加和我都不耐聽他計算有病人的家數，或者推測這村裏有多少快就要死；他說得很精細，很殘刻，因為他所說的都是我們不願聽的，於是他故意逗惱我們：

「啊，你們怕了嗎，小老爺們？好！好！不久一個胖子快死了——呢！他在他底墳裏腐爛的時間長着呢！」

我們盡力阻止他，但是總不行。

「而且，你知道，你們也要死咧，你們不能長生在這污水坑裏！」

「好！」伐基說，「這是好的；當我們死了的時候他們要我們去作天使。」

「你們——麼？」亞支底父親叫了，駭得不能呼吸。「你們天使？」

他冷笑着，又開始講些關於死人的討厭故事來惹惱我們。

但是有時這人異樣低聲地喃喃談着：

「聽着，孩子們……等一會前天他們埋了一個女的……我知道她底歷史，孩子們……你們以為這婦人是誰？」

他常常說起女人，又常常是猥褻底；還有些是明白動聽地訴說他底故事——他好像是邀請我們來分有他底意念和思想——我注意地傾聽着。他以一種漠然而遲鈍底態度在說着，又屢屢挾雜上一些問話；可是他底故事常常留下一些惱人底段片在我們的記憶上。

「他們問她：『這地方是誰放的火？』」我放的！」「這怎麼會呢，蠢婦人，那一夜你不在家，不是臥病在醫院裏麼？」「這地方是我放的火。」她就這麼固執着……爲什麼阿唷！上帝給我們平安。」

凡是經他埋葬在這荒涼陰鬱底墳場的每個女人，他差不多都知道她們底生活史，似乎在打開各家的大門，讓我們進去，看看居人怎樣過活；而且使我們覺到嚴酷與重大。他顯然可以談一個通宵，但是這木屋底窗上漸漸暗下去了，黃昏籠罩在上面，舍加離開桌子起來說：

「我要回家了，不然母親會害怕。有誰和我去？」

於是我們全都走了。亞支送我們到柵下，關了柵門，靠他的黑而瘦削底臉在柵欄上，沉重地說：

「再見。」

我們也全都對他說「再見。」在這墳場上離別他常是覺得爲難的。戈司徒有一天回顧着說：

「那一天我們來請他——他會死了的。」

「亞支底生存比我們誰的都更壞，」舍加常說；可是伐基常高興地說：

「我們誰都不有一個壞底時光麼！」

當我回顧過去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沒有壞底時光。這種充滿了矛盾底獨立生活很引動着我，我也引動着我底伙伴們，他們鼓勵着我作些好處報答他們。

我底學校生活又成爲艱難底了；學生們叫我「破布商」和「流浪人」，有一天，在一場爭吵之後，他們告訴先生說，我身上有一種陰溝的氣味，他們不能坐在我旁邊，我記得這樣挖苦是何等深切地割傷我，而從此以後我到學校去是成了何等難受的事啊。這種說法是惡意製造出來。我每早上都洗得很乾淨，而我上學穿的衣服並不是拾荒時候所穿的。

然而我終於在第三級考試及格，並且還獎給我新舊約書和「克里羅夫的寓言」以及別的一本書名就莫名其妙的「伐台蒙格那」還有幾張獎證。我把這些贈品拿回家的時候，祖父喜歡了，並且通知我他要把這些東西拿去鎖在他底箱子裏。但是祖母已經臥病好幾天了，一個錢也沒有，祖父還不斷地嘆氣，怪叫：「你們要把我底家屋都吃乾淨呢。嗚呼！」所以我把這些拿到小書鋪裏，賣得四十五個戈比克，把錢都給了祖母；那些證書呢，我在牠們的背面瞎畫了一些字，然後交給祖父，他沒有翻過來，就把牠們擱在一邊，因此沒有注意到我所搗亂的，但是後來我爲此受罰了。

學校纔關門我又開始在街上生活，而且覺得比以前更好。

正是仲春時節，錢是易得的；禮拜六的時候，我們全體伙伴從清早就到田野裏，或樹林裏，那裏正長着新鮮少壯底小枝，一直到下晚的時候纔興盡而返，使我們比以前更加團結了。

可是這樣底生活是不能長久的。我底繼父因爲欠債被革掉，又不見了，母親帶着我底小弟尼戈拉回到祖父家裏來，並且要我領小孩，因爲祖母已經出去到鎮上一個富商家，替他們縫

衣服。

母親是虛弱而且中風，不能走路，她的顧盼之間有一種可怕底表情。我底弟弟害着癱瘓症，滿身都是疼痛底爛瘡，衰弱到不會大聲哭，單是饑餓的時候會嗚嗚的哼。我喂了他之後，微微睡着了，呼吸出一種古怪底聲音，好像小貓的輕柔底咪咪。

祖父注視着他，說：

「他應該多吃些好東西；可是我不能喂你們全體。」

母親坐在角落裏的牀上，嘆氣，粗聲說：

「他吃不了許多。」

「這個一點點，那個一點點，一下就增多了。」

他轉過來搖着手對我說：

「尼戈拉應該常在日光底下——在沙裏面。」

我拉來幾包乾淨沙子，堆在陽光充足的地方，依着祖父所說，把小弟弟埋在裏面，單露出一

個頭來。這小孩喜歡坐在沙裏面；嗚咕的歡呼着，眼睛灼灼地看着我——那是稀奇底眼睛沒有眼白，一線光圈圍着藍底眼瞳。

我立刻傾心在小弟弟上。當我躺在坐着的沙堆旁邊的時候，我覺得他似乎了解我底全部思想，而窗裏來了祖父的叫囂：

「如果他死了呢——他死並沒有多大困難——你可得了生存的機會了。」
母親的答覆是一通長底咳嗽。

把這小孩底手放出來，他就會伸了給我，搖着小底白嫩底頭；他底頭髮很少，有一點是灰底；他底細瘦底臉上有一種蒼老而智慧底表情。倘如有一隻母雞或貓來在我們面前，尼戈拉就儘看着牠，然後又看看我，很有意味地微笑着。他底這種微笑使我不安。或許他覺得我在以為和他在一起是乏味的吧？他覺得我是在想離開他跑出街去玩吧？

這院子很小，又窄，而且髒；從大門起一直到洗衣房接連都是茅棚和地窖。屋頂全是破船片造成的——柱頭，板子，以及潮濕底木片，這些都是鄰人們在阿加河解凍的時候得來的——全

院裏堆集着各種的木頭，全都是水浸透了的，在陽光裏蒸發着，發出濃厚底腐朽氣味。

緊鄰是一座宰殺較小家畜的屠場，幾乎每早晨都聽見犢牛的喊叫和羔羊的啼聲，有時，血的氣味強烈到使我覺得似乎飛舞在透明底紫色網中。

當畜生們似乎被屠刀砍在兩角之間，正在哀號的時候，尼戈拉眼光閃灼着，鼓起他底嘴唇，好像要模仿那聲音；但是盡他底力所能作的，不過是吹出「哺……」

在正午的時候，祖父從窗裏伸出頭來，叫：「午餐！」

他常常自己喂這孩子，把他抱在膝上，塞些番薯和麵包在他嘴裏，擦滿了他底薄唇和瘦頰。當他喂這小孩之後，就拉起尼戈拉底衣服，用手去探他底凸起底肚腹，又自己和自己高聲辯論：

「這是怎麼的？或者我還得再喂他一點吧？」

於是我母親底聲音從她所在的暗角裏傳出來了：

「留心他！他可以吃麵包了。」

「傻孩子！他怎麼能夠知道他應該吃多少呢？」於是他又拿些東西給尼戈拉去嚼。

痛。

當我看着這種喂法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寒心；似乎有一團東西在我喉裏上升，使我感到病。

「就是這麼吧，」祖父終於說。「把他交給他母親去。」

我抱起戈拉；他哭着，伸手向着桌子。母親艱難地立起來接我，伸出她底難看底乾枯無肉底手，如此長而且細——恰像從聖誕樹上折下來的枝條。

她變成幾乎是啞的，很難說出一句她本有的動聽底話，單是長日默默地睡在那一角裏——慢慢地死。我覺得她正在死，我知道——是的。而祖父常常用可厭的腔調說死，尤其是在黃昏罩着院子，一股腐朽，溫燉底羊皮氣味爬進窗裏來的時候。

祖父底牀立在前面底角落裏，幾乎是在神像下面，他常常頭向着神像和窗子躺在那裏，儘在暗中咕嚕着：

「好——我們死的時候到了。我站在上帝面前怎樣辦呢？我要怎樣對他說呢？我們全爲我們底生存奮鬥過了。我們成就了什麼呢？我們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我睡在鑪子和窗子之間的地板上；這地方不够我睡，所以我把腳放在爐上，而有些油蟲常來騷擾牠們。在這裏我得不到半點安樂，因為祖父作飯的時候屢次用火棒截破了窗子。這是又好笑又奇怪的事：像祖父這樣聰明底人不會想到把火棒削短一點。

有一天，鍋裏正在煮着東西，他倉促中拿起火棒，一不留心，打破了窗架和兩個玻璃罐，而且翻倒了鍋。這老人氣極了，坐在地板上哭：「天呀！天呀！」

那一天，當他出去的時候，我用切麵包的刀把火棒削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但是他看見的時候他罵我：

「可詛咒底鬼！這應該用鋸子鋸的呀。我們可以把尾端那些螺旋釘取下來，拿去賣錢，你這鬼兒子！」

他慌張着兩手跑出門去了，母親說：

「你不應該發昏……」

她死了，在八月的一個禮拜日的正午。我繼父剛剛旅行回來，在什麼地方得了職業了。祖母

把戈拉交給他——到挨近車站的一個新闢出底地方去，幾天之後母親也被運到那裏。

在她死的那一早晨她用一種低而比之這一向她所有的聲音更輕更清的聲音對我說：

「去找歐金伐西里夫，要他來看我。」

她用手撐着牆立起身子來，加添說：「跑——快點！」

我想她是在微笑着吧，她底眼裏有新底光輝。

我底繼父在作彌撒，而祖母又叫我去拿些鼻煙給她；可是沒有預備着鼻煙，我得到店裏去買來送給祖母。

等我回到祖父那裏的時候，母親穿着一件乾淨底淡紫長袍坐在桌面前，頭髮也梳理得好，看着像往時一樣美觀。

「你覺得更好一點了麼？」我問，帶着一種不可解底恐怖之感。

她呆呆地看着我，說：

「來這裏！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還來不及回答，她就抓住我底頭髮，那一隻手裏卻捏着一把長而軟底小刀——鋸子改成的——打了我好幾下。刀子從她手裏滑跌在地板上。

『拾起來給我……』

我拾起來拋在桌上，母親推開我。我坐在鑪邊上，惶恐地看着她底行動。

她從椅上站起來，慢慢地走進她自己底那一角去，躺在牀上。用手巾揩着出汗底臉，她底手搖動不定；兩次揩臉都失手在枕上。

『給我一點水……』

我用杯子在桶裏汲了一些水，窘促地扶起她底頭來，她喝了少許。然後她用冰冷底手把我推開，抽着深底呼吸。她看了神像所在的那一角一會之後，轉眼來看着我，嘴唇好像在微笑似的動着，長底睫毛慢慢地移下來。她底兩肘緊挾着她底兩側面，有着微微痙攣底手指的手在胸上爬，向着喉嚨移動。一個影子落在她底臉上，擴充到臉底每一部分，染黃了皮膚，尖削了鼻子。她底嘴是張着的，好像在爲某物而吃驚，而呼吸是不聽見了。我拿着一個杯子在手上儘在母親旁邊

站了多麼久——我不知道——看着那冰冷和灰暗。

祖父進來的時候我對他說：

「母親死了。」

他一瞥那張牀。

「你爲什麼說謊？」

他走到爐子面前取出烤着底饅頭，在風閘門上一拍，發出震耳底大聲響。

我看着他，我知道母親已經死了，只等着他看出來。

我繼父穿着一件水手底厚而短底外褂走進來，戴着一頂白便帽。他悄然擡起一把椅子，擡過母親底牀去，椅子忽然跌落在地板上，他發出喇叭似的喊聲：

「是的——她死了！看！」

祖父大睜着眼睛，手撫着風閘門，輕輕地從爐子面前移動過去，踉踉蹌蹌地像一個瞎子。

母親底喪事過後幾天，祖父對我說：

「現在，里克先——你不要掛我底頸子上了。這裏沒有你底地位。你得出去到世界裏面。」
於是我就出去到世界裏面。